

上海婦女

第一卷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廿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一四三號



上海婦女

第一卷 第十一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發行人 蔣逸霄

出版者 上海婦女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號
電話 三九四〇九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停止

本刊 文字 非經 尤許 不得 轉載

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定價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一角	一角六分	二角五分
預定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七角	二元四角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二元	三元二角	四元四角

每月五日二十日出版每卷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爲限

上海婦女投稿簡章

(文字準而不實，或涉及政治黨派者，恕不登載)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稿尾必須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發表時署名聽便）。
- 三、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稿子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來稿請逕寄上海公共租界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號上海婦女社收。
- 六、來稿發表後以現金奉酬，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稿件除五千字以上之長篇者外，概不退還。

堅固牌

各式男女童

套鞋

跑鞋 網球鞋

美觀耐穿



上海義生
橡膠廠
出品

定閱本刊 請撥電話 39409 當即派人送上

上海婦女一卷十一期目錄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與女同學談課外讀物

文夾 (二)

讀婦人公論九月號後

青紗帳 (四)

姨母的日記

亦愚 (四)

半月

加料與價值

碧遙 (六)

漫談

國產影片

國城 (七)

致在學的青年

三石 (七)

我們從黑海飛到白海

季子譯 (八)

邁進中的南昌婦女 (內地通訊)

敏之 (一〇)

戰時的日本婦女

堡村 (一一)

金陵來客一席談

珪方 (一二)

歐洲的風雲及國內的軍政 (半月世界動態)

夏螢 (一四)

內地婦女生活 (失陷後的通州婦女)

茅塞 (一六)

歐戰時的女間諜

寶琛譯 (一七)

德國女兒王安娜會見記

蘇虹 (二一)

新舊時代 (長篇創作)

關露 (二三)

姊歸 (獨幕劇)

集體創作 (二四)

和蘭在大時代中 (創作選載)

童軍 (二六)

搬到那兒去 (創作選載)

履冰 (二七)

紀兩個婦女聯歡會

亦嘯 (二八)

給妹妹的信 (研究無線電)

吳觀周 (三一)

編後語

編者 (一一)

封面插圖 (蘇聯女飛行家奧西本珂女士駕駛時的英姿)



與女同學談課外讀物

文 央

▲從「寫文章」說起

在當了教師辦了事以後回想學生時代的生活，到也怪有趣的。有時覺得自己幼稚迂頑得可笑，有時又覺得自己努力奮發得可佩，為現在的自己所不能及。現在，專來談談「寫文章」的故事罷：

在小學時代，命題作文，有時為思想範圍內所窮搜不得的，簡直苦死了人！記得有一個時期，我們拚命注重文章的怎樣開頭，怎樣煞尾，因而拚命抄襲人家文章的頭尾，移花接木地裝到自己的文章上去。簡直是備好了一本本子，大規模的搜集，搜集得很多很多的頭尾，教師題目一出，立刻翻開那本本子，揀用得著的頭尾裝上去，有時到也拿了許多密圈呢。記得最起碼的開頭法是「人生於世」，後來忽然得到一個從「嗚呼」開始的妙法，那簡直好像是在兵法上出了奇兵。這種不從思想條理及內容上用功夫，而作此形式主義的變相的抄襲勾當，當然是不足為訓的！

在中學時代，我記得同班中國文最好的有二位，併我而三。查她們所以好的原因，一個是家學淵源，父親是一個對古文學很有研究的人；而她自己

，又最喜歡看小說，什麼玉梨魂，不如歸，福爾摩斯偵探集等在那時風行一時的書，她都看過，所以她寫出來的文章，流利細膩，非常動人。其他一位的文章，是近於所謂「時文」。她每日看報，而且每看必讀「時評」，在二十年前的女學生中，能有此閱報的習慣的，頗不易多得。所以她的作文批語上，常常有「大言炎炎，足令小儒咋舌」一類的話。我自己，他無所長，大約因為課外書看得較多一點罷，所以寫出來的文章，還相當有「內容」。那時雜誌不多，可是我個人定雜了二種：一是學生雜誌，一是民權報（是梁啟超他們編輯的一種月刊），我每期必讀，每讀必從頭至尾讀完，不肯讓它遺漏一篇，即使是「算題解析」「科學論文」等生硬東西，我也不肯放棄，非細細研讀不可。也許就為了這種影響，我是不大歡喜寫空文章的。

這算是三個例子。從這三個例子，可以領悟到：

▲課外閱讀的重要性

上面所舉的，差不多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我們放眼一看這二十多年來的全世界，無論是思想

方面，學術方面，進步了多少？新花樣增添了多少？而我們的教育，還是歷史，地理，國文，英文，代數，幾何，上課開卷，下課合卷，老是在課堂裏做買賣，在教科書裏討生活，與二十年前差不多了。這種停留在二十年代的「死教」「死讀」方法，如何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與學術的潮流呢？

若是做教師的，能自己反省一下：我在學校中所得的，有多少可以應用到事業上來？除非他泥古不化，把學生時代所學的，不問三七二十一，囫圇吞棗地照樣的販賣給學生；那他的答案一定是：教科書裏的東西，老封閉在教科書裏；老師的諄諄教導，怕也早已還給了老師；倒不如在課外所得，在就業後所學的，切於實用得多。那末你現在的對付學生，教導學生，就應該改變方針，從課堂裏解放出來，從教科書裏解放出來，讓他們有自由學習的機會！我記得在教育書上有這樣一句名言：我們教學生的方法，不是帶他們入寶庫，而是交給他們一個入寶庫的鑰匙（大意如此）。可不是嗎？你要他們死讀教科書，那就無異於帶他們入寶庫之一角，而且似乎是封閉了他們的眼睛不許他們向別處看一看的。那就是說：除出你所教與他的，他們就不能

更有所得了；而且離開了你，他們也就不能自己去找尋寶物。這種「舉一隅不以三隅反」的死教育法，有什麼意義？學生又何貴乎要進學校？更何貴乎有你這位先生？

要鼓勵他們自學！要交給他們寶庫的鑰匙！——即如何學習的方法。要指導他們自習，留一些課外閱讀的餘暇給他們，那是必要的！

▲我也看見過這樣的同學與學生：

他們的求學，簡直是在與教師做買賣，你給我多少，我還你多少。死讀強記，考起來包通過；談到應用，那就沒有把握了。這在教師當然要負一大部分責任。但身為大中學的學生，這一點自覺心也至少應該有：我要求的，是真實的學問，不是一時敷衍敷衍教師的！離開了教師，跑出了學校，我將如何應用這門功課？

更有一種人，他們一天到晚從容不迫，似乎閑空得很的，東拉拉，西談談，言不及義，除上課外，不自知如何好好地安排他們的時間；女學生甚至於把大部分時間，耗費在考究打扮討論電影明星，計劃逛遊藝場等無聊事件上邊，這樣地把時間虛擲，那未免太可惜了！對於這些人，真該對她們大聲疾呼：

▲看課外讀物呀！

課外閱讀的重要，已如前述，專靠幾本教科書，是萬萬不夠的。除非你進學校是爲了敷衍門面，不是爲自己的前途打算。

但所謂課外讀物，包羅萬象，尤其在這個充滿淫盜之風的畸形大都市——上海，更不能不有所選擇！否則有的書是徒耗光陰，毫無好處；有的書是誹淫誹盜，會沾污你純潔的心靈；有的書是思想歪

曲，包含了許多毒素。你若是抱定了「博覽羣書」的決心，而不幸選着了上述三類的書籍，那到不如死捧住一本教科書，細細研讀，至少不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這裏我們要提出：

(一)勿埋頭於舊小說 因爲舊小說大都是封建意識非常濃厚，什麼「才子佳人」，什麼「後花園私定終身」，幾乎有千篇一律之概；像鏡花緣那樣別樹一格的，已屬不可多得。

(二)勿沉迷於哀豔小說 所謂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禮拜六派的小說，早已過時，爲頭腦清醒的青年所不屑看。因爲它刺激感情，把青年人引導到悲觀消極的絕境；因爲它無聊胡調，老描寫一些個人的情場私事。上面提起的玉梨魂，曾引出多少癡情女子的寶貴眼淚啊，而它所描寫的也無非是兒女私情，無論文筆怎樣好，嚴格的講起來，實在不值一談！

(三)勿專看軟性讀物 所謂軟性讀物，是詩歌，小說，戲劇一類的東西，內容有一件人事上的線索，容易記憶，容易了解，容易繼續看下去的。好的戲劇小說，內容豐富，思想正確，並非不可看；但專談理論的書，它包含着某種學說，它指示你社會的前途，我們也不能因爲它枯燥無味，不能引人入勝，丟棄不看。對於這些一般人所稱的「硬性讀物」，我們該選擇幾種有意義的，來強制自己看。

(四)社會科學書與自然科學書都應該看 即使你是愛好文學的，也該看看社會科學書；因爲文學與社會有深切的關係。一個文學者，若是不認識社會，看不清社會的真面目，是永不會成功的。看自然科學書，至少豐富的常識，可以充實你寫作時的內容。一個文學者，應該是一個博學多能，無所不

解的；否則言之無物，滿紙空話，又怎麼能寫出好的作品來？

話又得說回來，再歸結到「寫文章」這一點來罷：看前進作家的創作，可以做自己寫作的榜樣；看外國原文或翻譯的著名文藝書，可以開發思路，了解各民族的特殊狀況；而看社會科學書可以弄清理路；看自然科學書可以充實內容。即使單爲了要寫寫文章，做一個文學者，課外讀物的不得不讀已如此；何況我們還爲了要立足社會，應付環境，確定正確的人生觀，好的書是可以幫助你完成這一些。我們固然不該迂腐騰騰地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但好的書中也的確自有真才實學！

▲還有兩點也是不能不說一說的：

(一)看婦女問題的書 因爲我們自己是婦女，對於婦女的地位，婦女的處境，婦女在歷史上地位的演變，婦女在世界各國不同的處境，婦女運動的任務，婦女的前途等等，該是非常切身的問題，是不能不列入課外讀物中去的！

(二)看抗戰理論及工作指導的書 光榮的全面抗戰，已繼續到一年以上，我們每一個中華的兒女，都應該參加前方或後方的工作，那已是不成問題。那末對於抗戰勝利的信念，不能不先確定一下；而如何做抗戰工作的實際材料，也不能不有所參考。這一類的書，收集起來也相當豐富，同時報章雜誌上也多的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它！

女同學們！我們不要不做糊塗蟲，我們不要孤陋寡聞，我們不要不做死讀教科書的書獃子，我們好好地選擇我們的課外讀物罷！

半年以後，刮目相看，你自己也會覺得你自己換了一個頭腦的。我寫此時這樣祝賀着每一個女同學！

(手頭無書，篇幅有限；否則我真想排出一張課外必讀的書目來，筆者附誌。)



讀婦人公論九月號後

青帳紗

先得聲明一句：爲了這本「異邦」的雜誌和幾句「異邦」的語言，我吃了一頓感覺寬慰的虧。我拿到這本雜誌是在八月二十六號午後，剛剛是我的小孩上病車運往醫院之時，我隨將牠帶了同去。第二天一位生長橫濱的朋友來看小孩的病，她一向只會講幾句祖國的福建話，每到不能互相了解時，總用日本話代替，這一天當然也不能例外。可是同院的人們，竟注意到了這點，他們對於我發生刁難；起初我莫名其妙，後來知道了，加了一番真實的解說，才大家釋疑了。過後我覺得非常高興：每一個角落，每一隻眼光，都不把×人放過，這是極好的現象。

婦人公論在他們國度裏，歷史很悠久，行銷的數目也很多，總在婦女刊物中數一數二的地位。可是內容，無非是消閒娛樂的東西，在不領導婦女爭取解放這一點上，恰該得一個「反動」的稱號。但是這樣的時節，不反動的東西在他們國度無由自存，若說批發到我們國度來，更是經過了檢查之上的檢查，我們在這蘇州河以南的地帶，很難看他們的「不反動」的刊物。唯其如此，這一年來不得不讀以前不愛讀的婦人公論。

九月號的婦人公論，還和平時一樣，離不了一

些趣味小說，戀愛哲學，結婚問題，家庭經濟，貴夫人傳記之類。可是雜誌畢竟是雜誌，畢竟每月每月地反映着時代的面相。九月號的婦人公論，比起八月號來，可以看出他們更陷於混亂與急迫。

內中婦人經濟常識講座，題目是購儲太太。看來購儲太太是一個諷刺婦女的流行名詞，作者內海丁三，倒不是有心諷刺，而是故意訓誡。他首先敘述購儲潮流的汎濫，所有的太太們，小姐們，甚至紳士們，都在滿街狂奔；因爲秉承政府的命令，商店對於日用品，只限於一人一件，於是他們爲購滿一打毛巾，須得擠進十二家鋪門。

其次他說是婦女愚蠢，婦女只知道家庭經濟，而不知其他。婦女被教育爲家庭經濟的處理者，以爲一家經濟健全，積家而成的國家，經濟也可以健全。因此在這政府暗示着棉花將要完了的時節，就拚命地買來儲藏。他覺得這是非常愚蠢。

第三第四他說明個人經濟與社會經濟的不同，他覺得個人拚命買來儲藏是反社會性。因爲這一來物價勢必提高，生活負擔加重，後方將呈不穩；同時政府的開支也必增加，將使戰爭不能繼續。

第五他說明日本存棉很多，教大家不必恐慌。最後他主張物價高漲的時候，政府有取締的必要。

姨母的日記 亦愚

八月三十日

除了踏進了漆黑和幽靜的睡鄉，陳先生的腦袋裏，似乎無時無刻，不被無數加減乘除的符號，和無數大大小小的，長長短短的數目闖進來擾亂，幸而他嗜好的是金錢，任憑怎樣麻煩和瑣碎的賬目，他總是心花怒放地來審查端詳。對於進賬，不消說，是歡欣讚美，對於付款，除了嘖咕地咀咒外，可是想不出別的方法來對付的時候，也祇好照付了！

上至交易所各色各樣的外國股票，一直到廁所裏用的草紙價錢，都能知道詳細，尤其是對於各樣物品的估價，更能言之鑿鑿。假如你家裏有什麼喜喪大事，能够得到他的幫忙，那就是再幸運不過的事，因爲他可以告訴你這類那類物品的價目，使你揀辦東西的時候，不會上當。

他生財確有妙訣，譬如「八一三」滬戰前夕，他買進一筆巨額外匯，後來又包了幾十座坐落在法租界的弄堂房子，他把房租抬得非常高來出租，這使他平空增加了許多收入。

他非常重視算盤，天秤，和尺度，他認爲一切交易，祇要仗着這三件寶貝，決不會有上當那回事，因此，他好意規勸着人們家裏都要預備算盤，天秤，和尺度，以資應用。關於這點，似乎人人都容易做得到，其實，碰着每一件事，都要鉤心鬥角來計較，委實也不是人人所樂的事，因爲人類到底是感情和愛好輕鬆愉快的動物，何況還有一部份人，

從這篇文章裏面，可以知道他們大吹大播的舉國一致作戰，真是鬼話連篇。一致主張作戰的是軍閥，一致被強迫爲戰爭而犧牲的是勞苦大眾，其餘中間層則在埋頭於一家的經濟。他們全體對戰爭的持久力量，是頭重腳輕。

另一篇平翁讓的愛國婦人會與國防婦人會合併罷，也可看出他們國度裏的大不一致。據他說：愛國婦人會現有會員三百六十萬人，國防婦人會現有會員七百萬人。兩會在現時救傷，慰問，撫遺等工作，完全相同；而上級幹部，也極力設法聯絡。可是從大都市以至村鎮，兩會的鬥爭非常激烈，地方長官會議，學務部長會議，常以此爲問題。

愛國婦人會成立於明治三十四年八國聯軍入我北京之後。其前一年，奧村五百子女士參加來華慰問傷兵的隊伍，歸國後成立此會。以後會務發展傾向，漸成上流夫人的社交集團。國防婦人會成立於昭和九年，雖只有短短的歷史，可是因爲有法西斯蒂軍部的後盾，發展非常迅速。兩會的鬥爭，實際不啻是財閥與軍閥火並的縮影。

另一篇山川菊榮的婦女的惡評。山川菊榮這名字在我國也不陌生，她頗社會主義的傾向，曾譯過倍倍爾的婦人論，在這篇文章裏面，對於加婦女以「購儲太太」的惡名深致不平。她以爲「購儲太太」的行動固然反社會性，可是社會上握經濟實

權的人，比這更加反社會性。戰事一天天地延長，男子勞動力一天天減少，一切的重担一天天加在婦女身上；婦女一方是體力不及歐美人的健康，一方又是營養不良，同時操作又特別加多，其結果很值得考慮。她以爲社會決不能使男女別營生活，現時男女應當共同反省，爲共同的幸福，共同負起責任來。

這兒所謂反省，所謂責任，雖不會明指甚麼，可是既然暗示了戰爭的前途，無非對大眾增加痛苦，則大家不難一反省便得真諦。同時不難想到要建設男女共同的幸福，必須消滅侵略的戰爭。爲共同的利益，消滅戰爭是大家的責任。這篇文章我覺得很可感謝，她說的全不是那般野心的瘋狗似的瘋談，而是正正經經的人類所說的話。

實際上日本的婦女大眾，已經被她們軍閥葬入了苦痛的深淵。戰爭以來，百業蕭條，婦女最好的職業地盤，如紡織之類，則以缺乏棉花而停業；如侍女，店員之類，則因取締消費或營業清淡而解雇。她們的父兄丈夫都作了沙場的冷露，父母子女的供養完全落在她們的兩肩。她們不是沒頭腦的動物，甚麼時候機會到來，她們是要反省而且是要奮起爲她們的幸福而鬥爭的。所以野心者無論如何鼓吹，他們的國民決不能始終擁護這對於大眾無益有損的無意義的戰爭的。

又是馬虎和怠惰的；我敢替這般人說，與其認真地打算盤，他們寧可馬虎地吃一點虧！

九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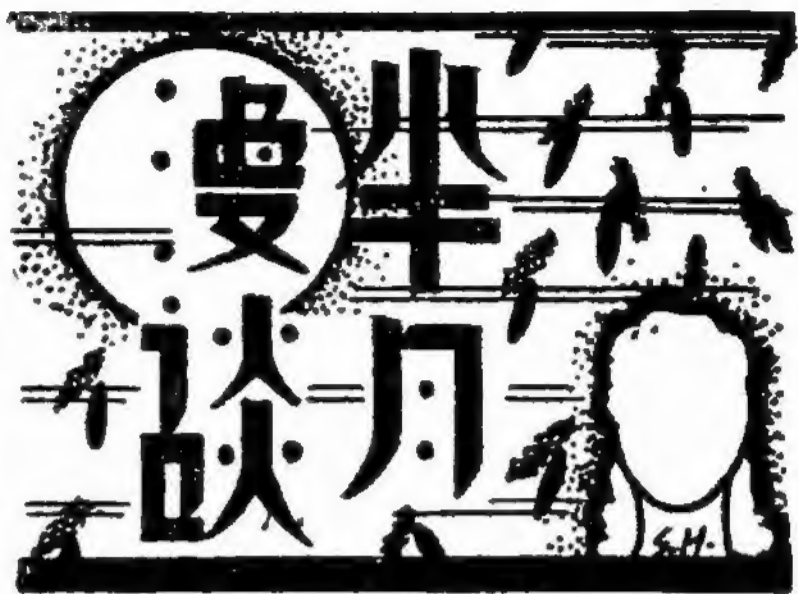
陳先生的嗜好有三：金錢，女人，和美酒，尤其是談起女人的時候，真的有點飄飄乎。對於女人的哲學，他說：「娶妻要來繁殖嫡系兒女和支撐門戶，納妾要來溫存奉侍自己，嫖妓要來談情說愛。」

他的太太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賢妻良母，做賢妻良母，委實也不是人人所能做到的一件事。第一呢，她要把書本忘記得乾乾淨淨，第二呢，她必死心塌地的做着丈夫的順民，縱使他會怎樣對不住她，只好怨自己的命不長進罷了。第三呢，她的生活範圍，儘管怎樣地三十六跳，總跳不出丈夫兒子的圈套以外。

起初，陳太太嫁過去那幾年，家境非常困難，因此，奉侍翁姑啦，燒菜煮飯啦，泡茶掃地啦，洗衣服衫啦，非親自動手不可！後來兒女接續地誕生，這時，哺乳餵粥啦，洗濯尿布片啦，補綴做活啦，更是忙得不可開交。

日子慢慢地過去，陳先生似乎收入日見寬裕，可是，陳太太跟着丈夫財產的增進而加倍忙碌起來，譬如替她丈夫備四季衣裳啦，燒好菜啦，釀美酒啦，她是那麼一個賢良的妻子，非是等到丈夫吃得痛快淋漓和喝得醉眼矍矍，分不出狗貓的時候，她認爲不算功德圓滿。

事實上做賢妻良母的報酬，決不能如想像的那麼美滿，因此，代替了帶來的慰安與感激陳先生是納了姨太太。照理，陳太太是該憤恨萬分了，然而，她有個訓練有素的傳統頭腦，認爲男人納妾是天經地義的事！現在，她改變政治方針，目標移到男婚女嫁的事情上去了！



加料與價值

碧 遙

當然，東西是越加料越值價的。

買隻搪瓷面盆，單料的如要三角，雙料的就得五角。買隻洋鐵鍋子，單料的如要五角，雙料的就得八角。「料」者成本之謂，成本越大，價值不得不大的。

推而至於人類，其理似乎亦同。娶一位家居的單料小姐，只須整備一間臥房和廚房便足；娶一位學堂出身的雙料小姐，就得有客廳書房，而且還得限於設備齊全的西式洋房。而這在舊式小姐卻不得埋怨「良人」，因為她自己的成本老實說比較推班。

資本主義的大時代，誰不說一切都是資本本位？

然而亦有疑焉。一年前所傳的「鐵肺人」，由中國運到美國，特製了火車輪船，雇用了醫生看護婦陪送，他的成本可謂極大。然而他的生命，是否有絕大的價值？

蓋凡價值的產生，不能離却效用，效用大然後價值增長。倘使是一件一無所用的廢物，無論成本如何高，還是無意義的。

是故人之所以異於「東西」者幾希？「東西」能以加重成本而加其價值，人則不盡然，有時成本太多，加料太重，反致淹沒人性，失却人格（人的價格）。

然而加料不息的仕女多矣！衣服求其華麗，口紅求其濃豐，鞋跟求其高蹺，指甲求其滑透，……之外，文憑求其堂皇；初中文憑之不足，求入高中；高中文憑之不足，求入大學。既入高中大學，則凡鋪床掃地，洗衣燒飯等勞力之事俱不屑為；而粗衣布鞋也不屑穿。勞力的工作全然拋却，勞心的進步果能有幾？所增加的加料工夫，僅只有浪費金錢，推銷洋貨而已。

報載抗戰以來，內地各埠俱呈出超，惟上海一隅，依然繼續其入超狀態。上海人士的醉生夢死，貽誤國家，誰不痛心？而我們在做着加料工夫的仕

女能不能也來一次反躬自問？

本人不幸列在加料工廠（學校）之門十有餘年，深知欲達到減料的目的，不能倚賴工廠指導員的指導。這些指導員，有的恰恰指導相反的方向；有的僅有形式上過分古樸的限制，而無內心充實加料的啟迪，反而引起反抗。因此這種工廠的年限越深，外表加料的發展越甚。

但是，青年的感受性應該特別靈敏，國勢到此地步，還不鼓舞興起，意欲何為？武漢連「明星」「皇后」都已經布衣布鞋了，我們羈留在孤島上到底要落後多遠？

外觀的加料於人生不能增進價值，而若在這樣的時候拚命輸出金元，簡直是罪大惡極！

致在學的青年

三 石

年青的朋友們，不會忘記吧！一年前的今天正是砲聲隆隆的時候呀！現在又是一學年開始了，國家在這一年經歷了無限的艱苦，踏上了一個新的階段，難道年青的我們不該想一想自己一年來的生活，不該瞻望一下自己的前途嗎？

朋友，下面這幾個問題，是希望大家來自省一下的：

（一）在這一年中，我對國家盡了國民一分子的责任了嗎？有否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改變得適宜於抗戰時的生活，把節省下來的錢與時間供獻給國家？對國家宣示的國策，我否向家人同學師長宣傳，我否在時時加緊機會激勵他們，她們的愛國情緒？對於受傷的戰士，難胞，我有未站在同胞的立場上給以援助，還是我竟熟視無睹的任他們受苦，受飢餓？我有未寧可犧牲一點服用國貨，還是竟因為一些小小的癖，用了舶來品，竟至於×貨，使金錢向外溢？

（二）在這一年中，我自己的學業會否有什麼成就？我曾否增添了一些戰時知識？我對於國際國內情況是否比一年前明瞭了些？我增加了多少課外知識？還是我竟除了書本的知識之外沒有讀到些什麼？讀書的方法進步些了嗎？曉得如何吸收系統的知識不？還是一切如故，還是只讀死書，只背死書，依然如故？

（三）在這一年中，對自己的修養可曾注意和努力過嗎？我現在是不是比前更樂於過集體生活？我是不是對事比前更負責？我已養成了實事求是的

習慣，不尚空言，說多少，做多少，還是我竟然還是喜歡誇大，只說而不做！我對朋友，團體，國家是不是够忠信了，還是對這些有時想起來，尙有愧於心呢？

朋友，逐條的來問自己一下吧！假如「否」多過「是」，那朋友，我們不是該自勵嗎？就是「是」多過「否」，或竟都是「是」，不是更該自勵嗎？下面的幾點，我想該就是諸位自勵的幾條信條：

(一)我將盡力為國家做一點事。我把自己的生活減到最低限度，把餘下來的錢獻給國家。對家人，同學，教師，我要以各種各樣的方法影響他們，並且吸引他們，使他們為國家做一點事。我絕對服用國貨，並且勸人也服用國貨。我不但對一班受傷的戰士和避難的同胞要給予援助，並且要教育普通一班沒有知識的同胞。

(二)對於自己的學業，我要要求學校更改課程使適合於抗戰時的教育。我要訂出一點具體的可實行的方案供學校採用。我決不再在狹小的教科書中挖掘知識，我決定要求許多活的新的知識，同時並不忽略學習幾門基本的學科。

(三)對於自己的修養，我把自已弄得更適宜於過集體生活，我自己做事，不但負責，並能任勞任怨，我對朋友不單忠信，對他們的短處，我將很忠實的給與批評，對他們的困難，我將盡力代為解決。我不但養成實事求是的精神，並且養成堅忍的性情，做事自始至終不懈怠的精神。同時我不忽略自己體格的鍛鍊，使自已有健全的體格與精神，將來為國家出力。

朋友，也許上面的幾條標準太高了吧！那，各位，盡你們的力量先實行一些較容易的，逐漸使自已向前進！你們是國家的中堅，國家需要你們，爲了表示你們對它的摯愛，努力吧！

國產影片

國城

從大上海失陷起，直到今年春一二月，這地方的國片電影市場，基於環境的苦悶，那一陣子會弄得一點生氣皆無。三月大點的公司，由新華，藝華，數到明星，他們不是跑到香港之類的地方去另謀生路，便是計劃着到一個像上述那類「安全」的地方另開拓新天地，好像不願再在上海有什麼發展。

我們要是願意體貼一下所謂商艱，也許不該來非難；講明白，還有點良心的電影商人，不情願在這個無人管束的局面下苟延殘喘，也即是說，不肯適應於非法的環境，另外去創造新的環境，這態度本來是值得嘉許的。

事實上，我們這種估價，却實在太過分高遠。私人資本的第一大前提便是爲了自身的利潤，什麼都可拋開不管，已經由進步的經濟學家不知講過了多少次，這裏的分析，應該是多餘的了。

上海失陷後僅僅半年，各種商營娛樂事業，不是皆在砲火的驚嚇下暫時停頓了幾天，又照常興隆起來？當做有閑人們娛樂品之一的電影事業，不是亦沒有例外地死灰復燃？這情形拖延到今天，人們的口頭禪則爲空氣促窒苦悶，每天非找個閑散或刺戟的地方去消遣不可，反形成各種玩樂場所較之前愈其繁盛熱鬧。

光說我們的電影界，這一年來，直到目前，可算是它最活躍的一個時期。如果不相信，則事實是鐵樣的根據：舉例說，被政府禁映的影片，如火燒什一，害性影片，最近居然能從擱置在多年無人顧問的棧房中取出，放映。戲院里，偏偏會場場客滿。許多影評人不過吃了一頓飯就禁如啞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再看看，什麼恐怖什麼兒女傳的影片，不是也都流行出來，有一次是不受觀眾歡迎的嗎？

這現象，恐怕沒有人能給一個解釋。從前也許爲了投合一部分前進觀眾的口味，還空喊過怪好聽的進步口號，如今則不必回憶了。可是亦還能張起像是頗有來頭的幌子，「武俠片是激勵民氣的」啊，「是最適合於深入民間的通俗教育片」啊，那藉詞是多了，歸根還可以「開映這種片子實在是爲了商人的艱苦」這麼說，也就是請一次客請影評人「解除誤會」的理由吧了。

想來是存心粉飾罷。但是即令是粉飾這個昇平世界，不擇手段已經是錯誤了。而上海，這些數不盡的醜陋怪現象竟是可以掩飾得過去的？

電影不光是娛樂的消閑品，它在這偉大的時代裏，除掉負有推進教育文化化的任務，一般地是堅固人民抗戰的中心意識，加強大眾團結的力量，幫助最後勝利的到來。眼前的上海國片影壇，已經到最腐敗最壞朽的程度，可是還並未到不可救藥的地步，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在剷除操縱影壇的這般不良份子。

烽火已在全國的每一個大小城市鄉村的角隅燃燒起，抗戰整整一年多了，上海也並非還沒有經過砲火的洗禮，上海的市民們真不該在這時候又糊里糊塗地睡去！



我們從黑海飛到白海

蘇聯·P·奧西本珂女士作
季子譯

奧西本珂女士 (Paulina O. Siperka) 是蘇聯最出名的空軍女飛行家裏邊的一個。今年七月二日，她率領女同志兩人駕水上飛機完成了費瓦斯托波爾至亞省漢格爾斯的直達飛行，創造了全蘇聯女子直線與曲折線遠航的最高紀錄。蘇聯政府對於這三位空軍女英雄的長途飛行的業績，推崇備至，世界各國的人士亦多稱羨不置，女英雄們的偉大，由此可以想見。

本文記載二位女飛行家一生的經過，饒有趣味，姑節譯之，以饗讀者。

(譯者)

從賽瓦斯托波爾飛到亞爾漢格爾斯的思想是——九三七年就浮現在我的心中的，之後，我一共創造了三個國際的高空紀錄。黨與斯太林本人對於我們女飛行員的恒久的關心，給了我爲着蘇維埃人民與祖國而冒險的力量。「他(譯註：指斯太林)援助我，幫助我實現幻想，——我老是這樣想」。被自己的理想所誘惑，我終於寫了申請書給國防人民委員會的伏羅希洛夫元帥，要求他允許我飛行。

之後，我又同陸軍副委員長梅赫里斯同志商議了關於飛行的事情，在梅赫里斯告訴我斯太林同志很贊同我飛行的意思的時候，我好像一個小女孩似的歡喜得想跳起來了，——當時我自信我們這一次必定會成功的。這一天，我真想對親愛的領袖致一千遍熱烈的謝詞哩。

期待的日子終了，艱難，熱烈而緊張的籌備飛行的時間開始了。這兒第一樁事當然是選擇航空隊員，其次，關於飛機我認爲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要同志們去注意，國家去籌備。至於航空隊員，我的旅伴呢，則非我自己去選擇不行，因爲我是隊長呀。

這一次飛行一共必需三個人：一個第二駕駛員，一個航海員和我。於是我只好在挑選小小的，但是堅忍而能合作的一隊航空員。這一隊裏頭每一個人就必須充分認識自己的事業，具有蘇維埃的飛行員的素質：克服任何困難的果敢，大胆和才幹。

在我國，優秀的女飛行家很不少，其中我本人認識的也很多，而且有許多都同我在一處工作過，瑪麗娜·拉斯柯瓦 (Marina Raskova) 便是我最深知的一個。蘇聯空軍英雄A·柏良戈夫很器重她，她是她過去的學生。他會把她推薦給我，稱她爲第一流的航海家。所以瑪麗娜不久就成爲我們的伙伴之一了。

後來我又邀請精於高速度飛行的驅逐機駕駛員韋娜·洛瑪珂 (Vera Lomoko) 大尉做第二駕駛員。以她在空軍中充任大尉與高速度驅逐機駕駛員的地位來說，就足以證明她這人的能幹。這是高級的飛行員啊！我國高速度度的女飛行員共總只有幾個人，所以我一定要挑選韋娜，結果她也毫不躊躇地欣然接受我的意思了。

開始籌備飛行時，我們成天在一起工作，大家都混得很熟。這兒我們深厚的友誼，保證我們勝利的布爾雪維克的友誼誕生了。我們同韋娜研究飛機上的材料部和發動機。航海員拉斯柯瓦則研究無線

電的機件。爲了熟悉優越的盲目飛行術，我們開始練習飛行。

最後，一切都籌備好了時，我便問伏羅希洛夫同志請求允許出發。人民委員會允許後，又帶着慈父般的惦念寫道：「……仍要精查材料部。敬祝你們沿途順利。」

過了幾天便開始飛行，大家知道，出發後，經過十點三十三分鐘，飛行便告成完了。

保證我們勝利的是什麼？我們駕駛的飛機是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裝備的，我們之所以勝利，因爲我們見蘇維埃人民的女兒，用前進的技術武裝起來的國家的孩子。我們出發飛行是懷着創造人類幸福的心兒。——斯太林同志的人類幸福。斯太林的名字鼓勵着我們起來鬥爭，喚起我們向勝利之路邁進。我們這一批女飛行員都是來自民間的，爲了人民的幸福我們預備貢獻自己的生命。對於我們是決無障礙的。我們的每一種慾望，只要牠有益於祖國，則在巨大的幫助下，在人民，政黨跟斯太林同志一致的支持下必定會實現的。我們願意做飛行家，終於做成功了。

瑪麗娜·拉斯柯瓦從小就幻想着飛行。她於莫斯科一位音樂家的家庭裏，進了九年學校，十六歲的小姑娘便到一家染坊去充當實驗室的助手。但是

航空誘惑着她：她希望做女飛行家，全副精神偏向到飛機。結婚以後，她依然丟不掉這種念頭，已經做了母親，她還上「汝可夫斯基工農紅軍航空學校」的實驗室去做助手。不久，她又加入了民航隊通訊班的航海部。當時實驗室的主任是柏良戈夫，他是知人善任的：不久就知道瑪麗娜的志願，於是給他她的幫助，給她學得飛機航海術的實際知識的可能。她攜着她一道飛行，教育她，把她訓練成一個航海家。

在學得了航海知識，還沒有獲得航海家的職位時，瑪麗娜便負起了繪畫黑海飛行圖的重大責任，盡了這一榮耀責任之後，便得了航海員證書，後來，她又充任了學校航海觀察員班的教員。一九三四年，被派入某學校學習駕駛術，但原來的工作仍不停頓。一九三五年畢業後，不久便參加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的女子集體飛行。

這是航海員瑪麗娜·拉斯柯瓦獨立生活的開始。一九三七年以前，她老是在學校做盲目飛行的工作。後來參加過莫斯科在塞瓦斯托波爾的往返高速度飛行。一九三七年她充任航海員，與著名女飛行家格里佐杜波瓦一同遠航一·四四五公里，創造了輕型體育機的直線遠航紀錄。這一次做我們的航海員，她又創造了一個新的紀錄。

第二駕駛員洛瑪珂的一生之光榮也不亞於瑪麗娜。她生於奧姆斯克，父親是鐵匠。早先他是赤色游擊隊員，從一九一七年起便是黨員。一九二三年章娜初次進學校唸書，唸了九年便到一家翻砂廠去做工。

她父親對她所講的蘇聯民衆怎樣抵抗白軍和干涉軍的英勇鬥爭的故事使她非常感動，她酷愛光榮的紅軍，欣然地注意着牠的發展，幻想着自己也在加強國防力這一點力量。

一九三〇年得共產黨青年團的幫助，她進了空軍的飛行學校，一九三四年畢業，成了空軍的飛行員，以後仍繼續研究最新式的飛機，高級的駕駛法，盲目的飛行術。於是一個年輕姑娘一變而為高級的高速度驅逐機駕駛員了。

在外國，沒有一個高速度的女飛行家，而且也不會有：因為外國還沒有替婦女開闢這樣名譽的，冒險的專門道路。一個普通女子變成高速度驅逐機的飛行員，得到空軍飛行中尉的職位，只有在我國才有可能。

最後，我要說到我自己了。

我生於德尼布區的諾沃斯班斯克村的貧農家庭中，沒有受到多少教育，因為要幫家庭做事。在一所鄉村小學讀了兩年書之後，便出去自謀生活，起初是做掃除房舍的女工，後來在農場裏工作。一九二七年加正式入集體農場。在那兒做了好幾年，後來又到基也甫去學養雞。我時刻想着與生活並進，欣喜地參加公共事業。一九二九年有一架飛機降落在離我們村子不遠的地方，這算是我第一次瞻見飛機。當時我便下決心誓死要做一個飛行家。

不久，我爲着實現自己的志願，便到塞瓦斯托波爾去，在那兒的飛行學校的飯廳里我找到一門職業。這時候我已經是黨員了。我把自己的志願告訴學校的黨員們，他們幫助我，而且在黨的機關的幫助下，一九三一年我進飛行學校去學習。涅斯柯同志幫助我學習，他把我訓練成一個飛行員。

最後，我畢業了，我變成一個軍事飛行員了。現在我已熟悉了許多種類的飛機。一九三六年開始作高空飛行，飛到五千公尺以上，後來逐漸升高。練習高空飛行時，不用氧氣設備也能達到七千二百公尺的高空。一九三七年我創造了三個昇高紀錄。

我畢生不忘的最幸福，寶貴，快樂的一個時候



娜章與娜麗瑪伙伴的她

是一九三六年和我們時代的大偉人，斯大林及其戰友們在全聯邦工農紅軍司令官會議中相識的一忽兒。我出席這個會議是極榮幸的。當時我對斯大林同志說：我將要更好地工作，更高更快地飛行。政府爲了表現對於我的工作的重視，頒給我勞動紅旗勳章。

這一次從塞瓦斯托波爾至亞爾漢格爾斯克的飛行中，我們完成了一件光榮而困難的任務，今後，我將遵循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任何路線重作新飛行。我的飛行是爲了祖國的繁榮，爲了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威力，爲了人類的幸福。現在我們準備隨時完成任何的業績，無論是長途，或高，或速度空空的紀錄飛行，或飛入任何敢於侵犯我國的險惡的敵人的領空。

邁進中的南昌婦女

敏之

(南昌通訊)說到南昌的婦女團體與組織，在日前有：(一)婦女生活改進會——是個政府機關，成立已有幾年了；(二)婦聲社——一個自發的婦女民衆團體，成立僅四五個月，是一羣富有愛國熱忱的本地與平津學生婦女組成的；(三)各界民衆抗敵後援會婦女界分會——各界婦女共同參加。除此之外尚有幾個婦女團體，如婦女會，女職員聯合會等。

在戰事爆發的頭幾個月，南昌的婦女是相當地沉寂，婦女動員在質與量方面都很不够，那時僅是一部份人活動，而且工作也僅限於慰勞募捐之類。後來因爲戰事的延長，戰區的擴大，從上海平津與其他淪陷區來了大批青年學生與知識婦女，她們分別參加到南昌各救亡團體，如青年服務團，鄉村抗戰宣傳團，抗敵後援會，加強了每個團體的救亡工作。同時南昌婦女界也平添了許多新的生力軍。這幾個團體，同時在鄉村與南昌發動組織民衆工作，婦女訓練班，婦女識字班，在他們努力之下都有很好的成績。同時婦女生活改進會，也感到客觀形勢的轉變，應改變過去工作內容，趕速推動戰時婦女工作，以應戰時需要。以在南京第六部訓練班的一批婦女幹部，再加以自己訓練的一批，分成六隊，在本年二月，出發貴溪，弋陽，豐城，星子等縣，按保甲訓練農村婦女。因爲各縣環境與工作條件的不同，工作的進展與收效也有差別。到現在有的縣份已做完組織訓練，有的縣份還未達到訓練期。聽說訓練的結果，受訓婦女，有的能上台演講，演劇，唱歌，能獨立的編歌編劇。最近因戰事關係，婦

女會已將前六縣的幹部一部分調往新的縣份開展工作去了。以上幾個團體是注意鄉村婦女工作的。

至於在南昌方面，關於知識婦女的號召與聯繫，婦女大衆的宣傳組織訓練，以及文化方面的工作，婦聲社是盡着最大努力在担負這任務。因爲婦聲社，是個民衆團體，常因經費的限制，工作多少受到影響。在南昌她們辦有婦女訓練班，婦女職業班，婦女識字班，同時更與其他機關或團體在『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的原則下，合辦了許多訓練班與識字班。她們利用娛樂與生活來組織落後的婦女羣，如歌詠班，劇團，晚會，聯歡會，姊妹會，旅行等。她們的目標在組織無組織的婦女，使每個婦女能參加抗戰工作。到現在社員已發展到三百多，這三百多階級與生活不同的婦女們，個個都能那麼融洽的團結在這組織之下。她們的『婦聲』半月刊已出版到第七期，內容分婦女工作，問題討論，時事分析，各地婦女與生活通訊。這組織的經常集團教育，有每星期一次的座談會，各人演講，讀書會，社員小組會，更有經常的宣傳隊出去宣傳，從實際的工作中提高社員的工作興趣，目前經費的來源是由有職業的社員與外界同情人士自動捐助的。

除了上面幾個團體的工作外，還有幾個團體爲中心而集合南昌許多沒有組織的知識婦女的工作團體。戰時兒童保育會，南昌分會，在南昌各界婦女共同努力之下，早於四月成立，現有由各戰區收來的難童一百多名，刻因戰局關係，已將這一百多我國未來的幼苗遷到安全地區去了。近來更因長期戰事的轉變，婦女工作任務的加重，南昌的婦女感到過去工作還不够應付這緊急時間，由各婦女團體與各界婦女組織了一個戰時婦女工作團，以訓練救護人材與助當局担負戰時工作爲目的。團的下面有總務，訓練，宣傳，徵募，慰勞五組。第一期救護訓練雖已結束，並將訓練人員分別介紹到各戰地工作團隊。今天早晨在爆竹歡送中出發浮梁的後援會戰地工作隊裏面，就有着不少這訓練班的學生，她們與他們毫不畏懼的帶着自己的志願與熱血勇敢堅決地到偉大的戰場上去！同時各界民衆抗敵後援會感到慰勞工作意義的重大，前天會召集各團體婦女討論出發線——九江，德安慰勞的事件，已決定在最短時期內到九江一帶去作精神與物質的慰勞我前線酷暑中浴血抗戰的英勇將士們！

更有令人欣喜的是，在八月初旬南昌市已成立婦女工作指導外，統籌與調整南昌整個婦女工作，同時江西政治講習院最近也畢業了一批婦女工作指導人員，已派到貴溪弋陽一帶指導婦女工作去了。江西婦女工作有着更光明的前途了，保衛大江西將是目前婦女工作唯一使命！

事實已告訴我們，南昌的婦女工作的突飛猛進，在質的方面已由慰勞捐募進到訓練技術人材以應戰時實際需要；在量的方面由少數人的動員進到更普遍的多數人的動員。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南昌的婦女工作在主觀上還多少地存在有幾個缺陷：(一)沒有統一的組織，缺乏中心領導；(二)各團體的聯繫不够緊密，有點各自爲政的情形；(三)合作精神不够誠懇，彼此尚存有不必要的猜疑與門戶之見；(四)對於新幹部的培植太忽視；(五)工作還不够普遍與沒有更深的打入羣衆中。我想，這些缺陷只有從繼續不斷的工作中去克服，並擴充狹小的門戶觀念與猜疑的現象。



戰時的日本婦女

堡村

自從中國的神機一度飛往日本，以及張鼓峯事件發生之後，賊人心虛的日本島民，感到了極度不安，日常的生活中都彌漫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形。晚上的生活，更受到政府嚴密的控制。無論都市鄉村人民的點火是受統制的，因此晝夜市為生的賣笑婦受到了重大的打擊。名聞全國的不夜城——銀座街，爲了燈火被統制，已變成了垂死的街頭。

年紅燈已不能照耀如昔，就是咖啡店和酒排間類似的屋子內，也祇有半明不滅的電燈慘淡無力地發着光。大家認爲醉人的音樂，已吸不住遊「夜店」青年們的注意力了。時常擠滿人頭的跳舞場中，也因政府取締女客入遊的關係，少了很多的年少情侶，然而熱情沸騰的青年男子們，却並不因之而減少。

於是政府又變本加厲地來玩第二道戲法了。在法律之中又加上一條「署名制」，戰時法制，凡到陶醉境舞場去的人，必先實行登記，所以警察局又多一筆統計舞客的外帳。接着每天報紙的新聞欄內又多添了幾則戰爭時期中的新聞。倒幕的却是舞場的老闆，因政府下了無形的命令，迫着把「場倒閉了」。而更糟糕的，却是佐賣笑爲生的婦女羣，被逼上了饑寒之途。

然而挖肉補瘡的節約教育，反引起了其他的嚴

解決生活呢？所以祇得走上了站在街頭的賣淫生涯了。雖然政府已覺得這是有礙風化的，但又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來拯救她們呢？

終日在生活線上掙扎的勞工婦女們，因政府統制原料和實行節制物源起見，有很多的生產部門多停業了。於是一般就業在綿織業，皮革業，銅工業，和其他從事於和平產業的從業員等，都捲入了失業的漩渦。內務省見到這般失業婦女都躑躅街頭，恐怕釀成犯罪或有壞社會風紀的事出來，就手忙腳亂地設立了「人事相談部」，爲她們解決轉業和戀愛等問題。然而粥少僧多的寺院內，怎麼容得下這樣多的人呢？

至於天真爛漫的女學生，雖然沒有受到生活實際的壓迫；但在軍閥們囊刮民脂民膏的環境中，衣食也發生了突殊的變化。每天吃的「便當」祇有「日之丸」來充饑，穿的衣服雖說是洋裝，可是質地的惡劣已無可掩飾。更可笑的，上身穿了西裝，腳下却拖着木屐，爲了物資節減的關係，日本婦女的妝束已失掉了固有的日本風味了。

其中最受強制節約威脅的，要算家庭內的主婦們。一方面她們須要支配家庭中的衣食住問題，而另一方面失業的恐慌，物價的飛騰，一層層壓到身上

。因此白天逛百貨商店，晚上走夜露的主婦們絡繹不絕地往來着，她們盡可能地把廉價的日用品買好，囤積起來，以備他日之用。然而這類行動，又遭到政府的忌妒，便天天在精神動員中聲嘶力竭地勸導主婦，應該怎樣的爲國犧牲，不該自我主義地把貨物囤積起來。然而徒唱空的高調，而沒有具體辦法的口號，有什麼用呢？所以雖在反對囤積貨物的空氣下，主婦們仍舊充耳不聞地購置貨物。

最近拓務與農林兩部，有鑒於國內產生了太多的失業婦女，和大批年輕的未亡人，也漸漸地恐慌起來了。便想法來怎樣驅逐和安排她們。在精神動員的教育中，盡力地鼓吹三從四德的封建思想，灌注未亡人力事守節的美德。對於年輕的婦女們，鼓吹鄉村婦女回家鄉，在市婦女進花嫁學校，準備動員十萬的新嫁娘，到皇道樂土的「滿洲」國去，渡那「新送舊」的笑實生涯。可是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新方針，遂能把多剩的婦女羣驅散了嗎？

編後語

我們準備二卷一期出一個特大號，作爲過去一卷刻苦奮鬥，能發育成長到現在的歡慰的紀念。希望讀者多多的賜稿！

這一期的內容，不用說是非常地充實。因爲篇幅的限制，不能作詳細的介紹。我們絕不敢因過去的成績而自滿，現在配備着簇新的陣容，希望從二卷一期起，能以更精彩更豐富的姿態，來與讀者們見面。



金陵來客一席談

珪方

早晨，我正在盥洗時，聽說有朋友來看我，連忙出去：

「喂！是你！怎麼會到上海來的？」想不到竟是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手臂裏抱着個小孩。過份的快樂支配我，我反而說不出話了。

「南京變成鬼的世界了，怎麼還住得下？」苦笑了一下。她跟從前不同了，活潑和頑皮消散後，浮在她臉上的是風塵僕僕的行色。以後她告訴我那那些故事：

▲送走了難民自己也做難民

現在我狠狠的從南京逃出來，是難民了，可是我沒有成難民的前二三天還接濟過一大批難民呢。本來，我們都過的很平安的，自從鬼，那鬼子來侵擾後，就沒有過好日子。

▲格外追逐「二刀毛」

我是住在鄉下的，但鄉下也不見得是安樂窩啊，特別是年輕的女人們更害怕，派了人輪流地在高處望風，一看見鬼子遙遠地到來，就沿路喊着：「兵到」，兵到了！」全鄉子都騷動了所有的女人

或者野草長得很高的地方亂鑽，最倒霉的是剪了頭髮的我們，因為你知道嗎，那些鬼格外追逐二刀毛（剪髮姑娘），不單二刀毛比較摩登，而且大多是智識份子。還有一種黑良心的壞人，故意嚇我們，看着我們慌張的情形好玩。

▲吐出了鮮血

你說我瘦了老了，這我都承認。我還吐過血呢，那回，我抱着孩子一口氣逃到山裏，孩子受了振動，沒命的哭，我生怕他的哭聲會送掉我們的命，就把奶頭塞在他嘴裏，誰知奶沒有，他越發嘩啦嘩啦的哭得更響亮，真把我急死了，又害怕又憂慮又焦急，但又沒有辦法，就在那時，我吐出了一口鮮血。但這些瘦，老和血，只要跟那些喪失性命的比一比，算得什麼呢？

▲新娘躺在血泊裏死了

一個新娘，第二天就要結婚了，什麼嫁奩啦，禮服啦，都預備好了，正在和客人鬧着玩時，忽然鬼來了，於是和三個女伴同道的逃逃逃，逃到池塘邊，再也沒有路了，而鬼却越追越近，她不願把清

水裏一跳：撲通，接着那三個女伴也跳下了。鬼看着她們困難地掙扎着，水從她們的嘴吧裏嚥下去，看得有趣了，哈哈地笑着拍着手，照呼別的朋友也來看，等到她們奄奄一息，快將死去時，再去打撈起來，還是免不了被糟蹋，結果，那新娘躺在血泊裏死了。

▲砍去了三個手指頭

一個女孩子，只有十三歲，以前是個家庭裏的小姐，學校裏的好學生，可是南京換了旗子後，她所有的幸福也跟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同時失掉了。爲着生活，她在街邊擺着花生米長生菓的小攤頭。那天，瞥見鬼向她走來，連攤頭都不要，她拔腳就逃，但短短的腿那裏跑的快，一把給鬼抓住了，要她進空屋裏去，她明白進空屋是去幹什麼的，拚死命的不肯，鬼老羞成怒，拔出武器來向她的頭上砍去，那女孩子用手來遮護，「擦脫」一聲，被砍去了三個指頭。

▲「和你兒子睡覺給我看」

老太婆和兒子躲在屋子裏，鬼闖進來了，問他們：

「花姑還有吧？」

老太婆回答他沒有，哀求他快些出去，你猜鬼怎麼說？真像動物一樣的野蠻：

「沒有？你沒有花姑娘？好！你同你兒子睡覺給我看。」

▲是這樣捉游擊隊的

有趣，說是要捉游擊隊了，換戶的搜查，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搜查去了，還捉去了體面的有錢的十二個商人，指他們通游擊隊，通中國軍隊，要每人出五千塊來保。你想，即使有錢的，到了現在，都被搶完燒光，生意做不下去，農作物賣不出去，那裏還有錢呢？談判的結果，十二個人一共出五千塊了事。聽見過嗎，游擊隊是這樣捉法的。

▲吃屎和智識份子的命運

不講理的事情多着呢，在街上走着，摸摸你的臉，捏一把你的屁股是常有的事，高興時叫你把尿吃去，你不肯吃嗎，哼哼，他手裏有的是槍械和子彈。馬路邊有落摔倒的牛，還沒有死，可是已經沒有了腿，腿給鬼割了去了。看見掛着鋼筆或者穿西裝褲的，不是扣留就是加害，因為這是智識份子的標誌啊！

▲用盡苦心，把東西帶出來

你知道我這枝筆是怎樣帶出來的？把舊皮箱拆開來，放在箱子的骨骼旁邊，再縫起來，硬碰硬在一起，使他們檢查不出來，其餘的東西都是用盡苦心纔帶出來的：把鈔票放在小孩子的鞋底夾層裏，

手鐲繫在月經帶上，錢縫在孩子的棉尿布裏，戒指裏在褲帶中間，即使這樣，有時仍不免要被查出，一經查出，等於送給他們一樣。

▲鬼吃了虧

但鬼子也有吃虧的事，一次，鬼又在蹂躪一個女孩子，把衣服和槍械放在旁邊，被女孩子的母親的拼夫撞見了，他是個農人，正背着鋤頭走，在極端的憤怒之下，他偷偷地把槍械搬走後，一鋤頭劈下去，鬼的肩頭給劈傷了，踉踉跄跄地逃回去，後來維持會裏設立了「慰安所」安排好妓女專門給鬼作洩慾用。現在南京城的街路上，飲冰室，茶館或遊藝場裏，到處都是妖形怪氣的變相賣淫婦，肉體大賤價大出賣，有什麼辦法？生活的路都被破壞了，只好走上這最末的一着。

▲漢奸的醜態

一提起維持會我就氣憤，我到上海來時去領通行證時，你道他們是怎樣一副顏色：「本處長」那位託了鬼福的老爺，威武凜凜地把胸口一拍，同時攔在左腿上的右腿，抖了幾抖往外一伸說：「姑念你單身女子可憐，發發慈悲，不妨救濟，唔，通行證拿去！」這醜態，嘿，真是活見鬼。

▲誰不愛女子

可是鬼中間也有喜歡小孩兒的，我抱着這小孩在火車裏時，一個鬼子兵走過來指着他咕咕咕咕的

講了許多話，還撫摩他的頭髮，我以為他不懷好意，後來旁邊的人給我翻譯，說他家裏也有一個小女孩，像這大了，長得肥胖好看，他很惦記她，但又不能去看她。誰沒有子女，誰不愛子女，我們恨的是××軍閥，在中國作戰的有一部份兵士，本來是被命令強調來的，想着有許多鬼子兵爲着不肯作戰情願吊死的事情，我纔讓他抱我的孩子一二分鐘。

談話到這裏，外面傳來了一陣沉重的拖長的汽笛聲，像吐出了長久積鬱着的氣憤，我那位同學從疲乏中沉着的說：

「你聽，我講的話雖然是細碎的，可都是的括括的事實，從這些真實的細碎的事實中，你可以看出在淪陷區內的王道樂土是怎樣的一副面目，這是人住的地方嗎？」

× × × × ×

大華火柴公司

現在市上出售的火柴，牌號多得弄不清楚，一不小心，就會把大好金錢，送給別人！大華火柴公司出的龍馬商標的火柴，那是真正國產，購時務必注意！



一 歐洲的風雲 夏 螢

王小姐說：「這次希特勒在侵略捷克的威脅中，可以說是獲得意外的收穫；而張伯倫的外交政策的懦弱妥協，也真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

丘小姐接着說：「如果說張伯倫的妥協外交，是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那末寧可說是意料之中的事。捷克問題一開始，張伯倫的外交政策，就是動搖退讓的對峙着希特勒的恫嚇的。在蘇聯與法國的堅強態度表示下，在美國願支持英國的強硬對峙的聲明中，英國不採取聯合民主國家，以結成和平陣線的強大力量，去打擊侵略者的野心，使侵略者對於民主國家有所顧忌，而中止侵略行為却想犧牲捷克，滿足希特勒的侵略慾望，壓迫捷克政府與蘇台德黨談判，甚至使捷克政府在難言之痛下接受了蘇台德黨以前所提出八項的七項要求，——除宣傳國社黨主義之外的要求而再與蘇台德黨談判。也許，張伯倫也許以為這樣可以滿足希特勒，但他却忘記他過去對於侵略者的讓步經驗，西班牙的教訓還沒有使張伯倫覺醒。他不想犧牲一個捷克，不單是捷克的問題，而是整個歐洲的安全問題，整個世界的和平問題，也就是大英帝國自身的問題。好了，事實的證明，馬上就出現，不管大英帝國如何壓迫捷克政府退讓，希特勒不但並不止侵略，接受大英帝國的妥協，而是他深知張伯倫的妥協政策的弱點，她祇有表示着更強硬的態度，本月十一日戈林在諾倫堡大會中的演說，極盡他猛烈攻擊英國的能事……」

王小姐笑起來說：「這真是所謂『倍着笑臉吃耳光』了！」

丘小姐也笑着說：「這『倍着笑臉吃耳光』的教訓，已不是破題兒第一遭，但英國祇要不戰爭，不被捲入戰爭的漩渦，犧牲捷克也好像不在乎似的，他本來妥協的態度更有甚於此者，當七月德武官魏德曼到倫敦，訪問英外

長哈立法克斯的時候，雙方曾經決定由英、德、意、法四國共同解決捷克問題，可是結果因各方面強烈的反對而不能取消。後來英國又主張以捷克中立，取消法捷的互助關係的辦法，又因法國的反對而中止，最後他祇好採取這一壓迫捷克政府的方法；總之，英國的妥協是配合着希特勒的恫嚇；所以捷克不但是處於希特勒的侵略威脅下，而也是陷於英國的妥協壓迫中。」

王小姐嘆口氣道：「這種態度，真是侵略者的幫手，無怪希特勒要趾高氣揚，祇有強硬的前進！」

丘小姐：「是的，這種態度最適合於希特勒的討價還價的準備的。從希特勒在紐倫堡國社黨大會裏發表他的恫嚇演說詞，捷克政府宣佈在蘇台德區戒嚴，並蘇台德黨領袖漢倫向捷政府提出取消戒嚴及撤退警察的最後通牒，而遭受捷政府拒絕之後，希特勒即準備主使蘇台德黨趁戒嚴的時候，向捷政府挑釁，以至引起流血事件，而作為要挾捷政府的條件。果然，這一侵略政策於本月十三日便實現了。接着公民投票，解決蘇台德區的呼聲甚高；就是說希特勒的進攻捷克已更躍進一步了。」

王小姐急忙說：「當德國吞併奧國的時候，德國就表示他沒有侵捷的野心，但距離現在不過幾個月，這諾言馬上便失掉了效力，自然佔領了蘇台德區也就是侵佔整個捷克的開頭。而佔領了捷克也就是佔領整個中歐的積極步驟，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都是希特勒的侵略目的物。假使這樣下去，不但法國，就是英國都有很大的危險，這真是如何是好？」

丘小姐從容的說：「不錯！捷克的命運是決定歐洲的和平與戰爭的關鍵，如果捷克被侵略，那末歐洲以至世界便沒有和平的日子，如果能維護她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那末世界的和平就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和平的力量也更加強大。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於：第一法國的態度，如果法國為自己與歐洲的安全能夠堅決的維護捷克的領土完整，給與侵略者魔手以打擊，履行法捷互助公約的義務，這樣影響英國的妥協外交和制止侵略的威脅。同時，第二，捷克政府本身的態度也很重要，假使他能够堅決的保持她目前的態度，使英國知道捷克政府絕不能接受任何犧牲捷克的條件，而不能不尊重捷克的主權，而另一方面能以堅決的態度對付蘇台德黨，亦使法國不能不履行法捷

互助義務。有了這幾點把握，希特勒也就不敢再以掀起大戰來威脅，而捷克問題也就可以很和平的解決！」

二 國內的軍政

王小姐問：「最近國內的軍事局勢似乎非常緊張，這個原因是……？」

丘小姐答道：「這其中的原因，大約可分為兩點來說，第一對方的進攻武漢，已化了不少的時光，對方的經濟與政治都處於困難的境地，如果不能迅速攻下武漢，在國內是難於交代。故最近集中兵力，也用盡一切不人道的殘酷手段——放毒氣；以期早日佔領武漢。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們最近的政

治沒有進展，……」

王小姐搶着問：「你說的是指漢口在保衛武漢的工作中，正應該動員民衆保衛武漢的時候，却發生了解散民衆團體的事件麼？」

丘小姐點頭答道：「正是！你知道的，我們要取得勝利，一定要從政治的動員中，來彌補軍事上的缺點。最近兩個月來，因政治的沒有進展而影響到軍事上的吃緊，在保衛武漢的軍事行動中，主力的分配不能被很好的運用，像瑞昌的淪陷，便是這個原因。放棄六安也是我們很大的損失，而運動戰沒有展開，致最近有固始的失守。現在敵軍已以固始為根據地，向潢川進攻，以威脅武漢。而南潯線方面，敵軍從星子向德安方面猛攻了。從馬頭鎮被佔領以後，武穴又在對方的飛機大炮的護衛之下，被進攻着。在這保衛武漢的戰爭中，如果我們能展開運動戰游擊戰配合起來，我們便能令對方後方的接濟感到困難，也時有被我方切斷的可能；使對方受了挫折而延緩其軍事的发展，好讓我們多做一些準備反攻的工作。因此動員民衆，開放民衆組織，訓練民衆參加抗戰工作，不但是為保護武漢，即為爭取最後勝利都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

王小姐又說：「這次對方的進攻中，恐怕毒氣是放得相當利害，這種不

人道的殘殺，我國出席國聯的代表顧維鈞氏已向國聯申訴，要求國聯實施盟約第十七條，恐怕國聯不能做到，那不是多餘的提議！」

丘小姐沈思了一回答道：「我們要求國聯實施盟約第十七條，我們的希望雖然只是要求國聯制裁日本的侵略慘暴；但另一個意義，也包含着試試國聯是否能負起建立和平陣線任務的意思。就是說：國聯如果能通過我們的要求，那末各國便聯合起來制裁日本的行動，這就是世界民主國制裁法西斯侵略的開始，這樣不但對於我國的抗戰有了很大的幫助，就是對於世界的和平都是有密切保障的關係。因此，不管怎樣，在為我們的抗戰，為世界的和平，我們都應該提出來。促進世界的和平，是每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該負的責任。何況在這申訴中，我們推動國際的朋友們，向他們的同胞宣傳，向他們的政府籲請，使為和平的保障，把愛好和平的人民國家結成堅強的和平陣線，這是應該做的更切實的工作。自然，這個要求的能否為國聯所接受而實施，這還是要看世界的和平力量，與我們自己的努力而定的！」

王小姐接着道：「你的解釋使我滿意，事實上，世界的侵略者，正是狼狽為奸的相互向和平威脅，如果在某一部份能够打擊侵略，制裁侵略，也就對於世界的和平有益的。」

丘小姐馬上接着說：「所以戈林這樣說：『德義兩國之在歐洲，日本之在亞洲，實乃維持秩序之士兵，』這就是說，德義與日本同是侵略世界的盟兄弟，他們雖然不是明顯的幫忙着日本來侵略我們，然而德義和日本約好，讓他來向我們侵略，以牽制英法，這是很顯明的事實。……」

王小姐不待她講完便說：「所以我們知道德義也是我們敵人的幫兇者。」

丘小姐苦笑道：「這是我們早就瞭解的，但尚有一些黑白不分的混人，總是對德義存着幻想。因此，我們不能再明顯的忠告我們的同胞，我們應該認識清楚，我們的抗戰是為民族的生存，也是反侵略的戰爭，就是說，我們的朋友是民主國家，我們要聯合，而我們決不能對侵略者存着妥協的幻想。同時我們不但要聯合平等待我的民族，而且我們必須增強和平，民主的力量，因為這樣也就是削弱侵略者的力量，也就是減弱我們敵人的力量！」



內地婦女生活

茅塞

——失陷後的通州婦女——

下面是報告一些關於通城失陷後的婦女生活。但不希望讀者爲之同聲一哭，惟願都能舉起鋼鐵一般堅實的拳頭，爲整個的民族奪取生存權利；掙脫桎梏的鎖鍊！

一 失陷的第一天

三月十七日晨四時，爲卜卜的機關槍聲；拍拍的步槍聲；隆隆的轟炸機聲所驚醒。

「快點逃啊！××兵已進了城了！」

這是沈芳的驚慌的聲音，我急忙披衣起床，拖着鞋子跑去把大門打開一看，却只見李二叔叔忙地走過門口。

「快弄紅，紅圓圓兒！」

「什麼紅圓圓兒？」我一把拖住了他，想問一個究竟。

「像，像我手臂上一，一樣的！」他舉起左手臂來給我看。不錯，一張小四方白紙上，貼着一個茶盅口那麼大的紅圓圓兒。

「門，門上也，也要貼，貼一個！」他氣急敗壞地說，掙脫了我的手，便奔回家去。

我把大門門上了，回頭一看，見弟妹們都已起來了，鬧得亂開關的。

爸從房裡捧出五條棉被鋪在八仙桌上，作臨時防空室。

「鑽進去！快！」

弟妹們都爭先恐後的，活像一羣爭食的小狗似地全擠進桌子底下去了。最小的妹妹哇一聲哭了出來。

「不，不許哭！東，東，東……」媽東呀東的東不下去了。她是在忙着做紅圓圓兒，用白布和紅布。鏡芙搓着一雙手，無措地不知道應該做一些什麼好，見媽正在手忙腳亂，便走上去想幫忙。

「還是用紙做做吧，難道想老是用着這個東西嗎？」

媽所問非所答地：

「去！去！去幫三戈整理書報去！」

鏡芙走過來。見我正把三本救亡時報的合訂本，十幾本救亡書籍和一疊尚未發表的文稿包在包袱裏，便問：

「做什麼？」接着就蹲在我的對面。

「藏起來。」

「藏起來？我看不如燒掉的好！」

「燒掉的好」四個字，把爸媽都嚇了一跳，像唱混聲合唱似地同聲問道：

「什麼？」

鏡芙站起來，手裏擎着我才包好了的小包裹，說：

「裏面的書報和文稿，我看還是燒掉了吧！」

「當然要燒掉！」媽噓了一口氣說。在她的心裏，好像在說：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爸走過來，一手就從鏡芙手裏把小包裹搶去了，還說：

「難道連命都不要嗎？」便連包袱都送進灶門洞裏。

我不做聲，繼續整理着書報。鏡芙反過身蹲下來，把一雙手插入亂七八糟的書報堆裏。

「我看你還是去打扮一個男子的好！」鏡芙本剪着男子的西裝頭的。

鏡芙纔走，爸卻又來。就是這樣，把我的書撕成字紙，繼續地燒，燒，……

十點多了，一切都就緒。這時，槍聲時斷時續沒有起先緊密了。轟炸機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潛了跡。

「啊！」爸噓了一口氣，把桌子上的五條棉被重新捧進房裏去。

「燒些開水泡早飯吃吧！」鏡芙從房裏走出來說。我見她穿着大弟弟的對襟夾襖，束着短及膝蓋的圍裙。

「嚇！好一個裁縫鋪裏的小徒弟！」我不禁笑了出來。

媽從灶下趕出來，也笑着說：

「真像得很，不過在臉上還得塗上一些油灰。」開水纔煮好，外面有人在打門。澎澎湃的，這打門聲真的不尋常得很。才從桌子底下鑽出來，鼓着小嘴想吃早飯的弟妹們，又一窠蜂似地鑽了進去。

爸媽和鏡芙都手足無措了，我却硬着頭皮去開門。

門開處，衝進來兩個持槍實彈的××

「好來些！」×語化了的上海白。「開水有嗎？」

「有！有！」爸一疊疊的答應着。鏡芙搶了一個洗臉盆去倒洗臉水；媽也顛兢兢地跑去泡茶給他們喝。這時，桌子底下鑽出了五個小小的頭來。



歐戰時的女間諜

益田甫作
寶琛譯

炸藥鉛筆事件

一九一四年某月某日法蘭西的馬賽港埠頭上第十三號倉庫突然爆發起來了。連毗着的第十一和第十五號倉庫幸未遭殃，終算不幸中之大幸。

這倉庫內藏的棉花，是數天前從亞爾卑尼亞運到，是做炮彈用的。但是這倉庫是被嚴重緊閉和監視着的，然而竟有人在白天混了進去，後來據埠頭上目擊者說，倉庫被炸前，離地約十米突的小窗玻璃上，曾被人劃了五寸見方的洞穴。這事件的發生也許和破穴不無關係吧！

但是倉庫的被炸，原因到底在那裏呢？

不可思的怪紳士

法蘭西軍憲間諜部內服務的路易特羅希，他的腦神經上好似突然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

這晚，在舊港的沿河岸旁的怪酒排間門前，有位不可思議的人物飄然而來，穿了件方格闊背的短衣，頭戴古風式的高帽，口啣馬特洛斯煙管，他這種不倫不類的服裝，在埠頭上環境內看來，却恰好和碼頭上的工頭相像。

酒排店名叫特托奴，是水上生活者的集合場所，也是航海家們的天國樂園。

怪紳士到了門口，他用手推開了門，裏面充滿了煙霧迷漫的空氣，他關上門，目光向四週一轉，大部分的酒客都是挪威船員。還有碇泊在舊港的聯合國驅逐艇的水兵。

他那本來鈍重的眼珠，忽然似夜鷹般地放出光芒來了，他的視線落在一位年約三十五六歲的男子身上。他頭上戴着克立斯卿船名的帽子，這便證明他是今天纔入港的船上的船員。旁邊站着一位女郎，她並沒有和那位船員交談什麼，頗有隨便經過該處的风情。船員忽地把手中的一枝鉛筆授給女郎，這時，恰巧被眼光銳利的紳士看見了。一剎那間女郎一溜煙的跑出了這間屋子。

怪紳士找到了空隙，挨近船員的身旁坐下。

「喂老闆，拿杯苦艾酒（absinthe）來。」

酒拿來後他就一飲而盡，纔把杯子放下便掉頭向那船員問話：

「你大概也是挪威人吧？」

那人不懂得法語，所以視線移向紳士一方，微笑而頻搖其頭。

「我說，你是挪威人吧？」

紳士改用了英語問他。

「噯！小孩，來，來！」
弟妹們的頭又縮了進去。我便走過去，一個一個的拉出來，說：

「怕什麼？出來出來就出來！」於是乎，五個孩子像在檢閱官前似的站了一個橫隊。但這一個橫隊沒有持續到一分鐘就給解散了，因為X軍看不慣抖索索的小蟲兒。

洗臉，喝茶，坐下抽煙。而四隻虎一般的眼睛，却在每一個角落裏搜索着什麼可疑之點。

「花姑娘，有咯？」飾着草窠鬚子的X突然開口了，四隻虎一般的眼睛釘上了鏡美的臉。鏡美的臉上是一層油灰。大概紅暈了吧，可是一些也看不出。我怕露出破綻，急忙代答道：

「沒，沒有！」

兩位X糾糾然的站起來，遲疑了一下，還有些不相信似的：

「真沒有咯？」我點了一下頭。「沙！油高！」便真的「油高」了。但「油高」不到五秒鐘，我們聽得在敲隔壁王三的門了。門大概是敲開了，但是寂然。寂然了一個多鐘點，就聽得王三嫂如喪考妣似的痛哭聲。媽向來就喜歡多事，她要去探看，我們多禁不住。

「王三嫂被兩個X兵糟塌了。」媽回來了，看了鏡美一眼，便搖頭歎氣的說。「她要上吊自尋，好容易被我勸住了。」

「王三嫂不是懷着八個月的孕嗎？」鏡美有些不相信。

「懷孕？X是不管懷孕不懷孕的！」
大家默然。

當晚，王三嫂生了一個未足月的小弟弟。

註：「沙！油高！」即「語」啊，走罷！之意。

「不差。」

「爲什麼人家都喜氣洋洋的，獨你一人默然無語呀！」

「我還是新來的。」

「新來的？怪道你沒有對手，好，我來相伴你，老闆，再添兩杯苦艾酒來。」

「不，我不能喝酒的。」

「胡說，那有水手不能喝酒的。」

於是紳士不問情由地強着他連飲數杯，最後，船員實在不能支持了。

「真的呀！我已不能——」

「嘿，你不識敬的東西，不受抬舉麼？」

「那——那到並不是，不過我——」

「嘿，你知道這是什麼所在嗎？」

「你——你什麼事，我能飲當然飲的。」

「你媽的，站起來！」

紳士一手把船員拉了起來。

「噲，畜生，你來打我麼？」

拍！揮起拳來了，於是無理取鬧的全武行開始了，接着椅子和酒瓶齊飛，其他船員水手也來動員，門窗打得粉碎。鬧得正不可開交之時，幾名警察跑了來，纔把紳士和船員帶走。

郵票下的怪符號

當怪紳士與船員被送入警署後，紳士被視爲醉漢，判令他閉在拘押所去。命令一下，他遂被拽到廳下。纔把門一閉，他的醉態就立刻消滅了。

「我是間諜部的路易特羅希，你速把那男子身

上所有的東西，都拿來給我。」

接着紳士從內衣口袋中摸出了間諜部的證明證，警官們見了，慌慌張張地回到了屋子裏，在警察長的耳邊細語了片刻，警察長一邊領首一邊說道：

「什麼？有這樣的重傷——」

「噲，那個男人胸部受了重傷，你有沒有藏什麼兇器行兇呀？」

「不，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

「那麼你的身上能否讓我們來檢查一下呢？」

「當然可以的，請搜查便了。」

船員一點兒沒有不自然的樣子，隨警官任意地搜查，在他的身上搜出了船員賬簿一本，錢一只，汚手巾一方，信一封，還有煙管，皮製煙袋，和幾張英法兩國的貨幣銀錢，這些東西都攤在警署的公案上。

「你暫時到另外一室去等待着吧！」

於是警察伴着船員出了屋子。

特羅希拿到了這些東西，遂用他犀利的目光細細地檢查，最後剩在他手中的祇一封信，他在未開始檢閱內容時，先把左角上貼着的郵票，用溫水浸潮了把它揭下，果然在郵票的後面寫着兩個字（〇—），他急忙從懷中取出了記事冊，把符號寫在冊中，遂後急忙讀信的內容。

信上所寫的東西毫無所得，祇是封情意纏綿妻給丈夫的情書，是妻子怎樣擔心她的丈夫在危險區域英法海峽，地中海航行中的安全問題，字裏行間纏綿悱惻，讀了令人鼻酸。特羅希間諜很週到地把

信中一字一句抄在手冊中。

「好了，不久事情可以明白了，將這信仍照原樣筒好，把所有的東西一併還他，立刻把他釋放，但是最要緊的須有一人尾隨其後，切不可忘記。」

不一刻這條紳士從警察署的後門口消失了。

戴眼鏡的老紳士

沒一會工夫，間諜從拿脫爾寺院的山脚下走到寂靜的街道上，歸回小客棧。這條街接近馬賽的港尾，時已黃昏九點左右，路上行人很稀。

他跑到地下室自己房內，把門上了鎖，在豆綠色的燈光下，展開——手冊。（〇—）這二字他想必定是祕密的關鍵，非把它開啟不可。便從阿刺伯字碼數來，那麼（〇）爲第三位，（—）爲第八位。他從抽屜內取出了紙筆，把情書中的句語，先每隔三字一次的順序檢出，然後再八字一次的連綴成句。

「啊！」

不禁雀躍起來了，果然祕密被他發現了，祕密文上這樣寫着：

「埠頭倉庫十一號十三號十五號，滿堆棉花，前去轟炸，晚六時去持稅奴，授（B—124）『老東西』一個，但汝須立刻歸船，到L本部覆命。」

從這祕密文上看來，十三號倉庫的爆炸犯，決爲該怪挪威人無疑了。要逮捕他很容易，但是在目前的場合上，有沒有直接逮捕他的必要呢？

祕密文中尚未解決的謎正多着咧！所謂（B—124）的符號主人是誰呢？「老東西」是什麼呢？L本部又在那裏呢？還有這祕密文件的出處呢？

假使不把這些謎解釋，那麼可怕的禍根決不會掃除的，所以要打破這些疑問，在船員身上找線索再好也沒有了。

不到一刻鐘一位年約五十左右，看似富翁模樣的老紳士，從拿脫爾寺院背後跑了出來，在街上叫了一輛汽車坐向熱鬧街頭而去。

這位變裝的老紳士除掉特羅希自己明白外，誰都不會疑惑他的。

在馬賽娛樂場的一角，有一對情意相投的男女船員，桌上飲剩的酒杯亂七豎八的傾倒着，大家一邊笑一邊注視着舞台上的動作，男的模樣既不像下級船員，也不是事務員以上的高級船員，那個女人一望而知是娼妓。

「嘿——對不起得很……」

一個鼻架眼鏡的老紳士挨近他們的桌子問話，二人都不覺都詫異地望着他。

「什麼事？」

女的開口問。

「失禮得很，請問這位先生，就是克立斯卿船上的職員嗎？」

「唔，是的。」

「請你們原諒我的冒昧，能否請你告訴我你在船上時職務是什麼？」

「我麼？負責廚房內的職務。」

船員很不願意似地回答。

「好，那麼你一定是位烹調專家了。」

「唔，是的。」

老紳士這時索興在船員身旁的空椅上坐下。

「那麼你想留居馬賽嗎？」

「你講些什麼？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唔，是的，你不懂我這突如其來的言語，其實我想和內人開另拂威飯菜館，這條街上雖然已有很多的店了，卻沒有我們所說的那種飯店，我們正在物色合意的烹調人，你能否留在這兒幫助我夫婦倆作這件事？」

「那到很有趣的，可是有多少薪金呢？」

船員很簡單地搶着說。

「我們當然是合理的要求，我們希望有飯店內一等烹調人的待遇就滿足了。」

這次那個娼妓搶着說。

「噲，喬治，你道我的話對嗎？這樣你能住在這兒了。那麼我不是可以做你的賢夫人了嗎？」

女人的魅惑聲浪，在這時，顯出了非常大的功效。「好，就這麼辦罷，那麼薪金須在這裏說妥吧。」

「你希望要多少呢？」

「二百法郎一星期可以嗎？」

「可以，——這裏我立刻先付你一週的薪金，請你把證書寫好。」

老紳士拿出了紙幣，船員很得意地從他的日記冊中撕下了一片紙，寫好收條遞給老人。

「那麼今晚你倆痛快地飲祝賀杯罷，明天下午到我家來，可是明天我有事出門去，找內人也一樣，你和她商談好了。」

他說着和船員及女人握手後飄然而去。

新廚司務

特羅希變更了原來服裝，在夜深時分奔到間諜本部去。這時間諜內部好似引起了什麼事，空氣非常的緊張，原來車站上的煤棧又被焚炸了。

犯人仍未捉到，祇在出事地點發現了一朵婦人帽上的紙造薔薇花，在紙花的花瓣上忽然有極細的字寫着，特羅希一看之下，不覺臉色變白大聲道：

「噫——(R-124)」

「對了，這必定德國間諜符號無疑了！」
(R-124)與特脫奴去領取挪威船員的「老東西」的事似乎相近了。所謂「老東西」從想像中說來必為炸藥無疑，從紙薔薇花上觀察下來斷定(R-124)為女間諜。他想到這裏，腦中浮起了特脫奴酒排間，挪威船員授鉛筆給女郎的事，他懷疑這鉛筆也許是炸藥。

「噲，你們知道麼？炸煤棧的犯人必定是女的，年約廿二三，是位身體很高的美人，她不是法國產。狹長面孔，深黃色頭髮，我能確定以上諸點是不會差的，現在我沒有工夫去找那個女人，煩諸君代為監視，我明天將出外旅行，這次須把德國間諜網連根拔除，你們明天另外為我搜集幾本烹飪學書籍。」

吩咐完畢，他又從間諜本部出來。

翌朝有位年約四十左右的男子，前來找尋克立斯卿船上的廚役長。

「船立刻要開了，我忙得很，你有什麼事來此？」

對方很凶暴地問他。

「我——我是這條街上的人，你知道嗎？我就是路勃路的廚役。」

「唔，有什麼事？」

「我——我能做一手挪威好菜，可是我想出外航行一下，你能否讓我來做你的助手？」

「唔，機會倒是個好機會，今晨恰巧有一人請假下船了，正在感到缺乏人手的當兒，不過這裏的薪金很低的。」

「那——我倒不在乎的，祇……要能容納我。」

「好，快些來幫我工作。」

於是特羅希化裝的四十歲男子，又做了廚役。

紙卷鉛筆的真相

隨時有被德意卡潛艇襲擊可能的危險區域內航行中的克立斯卿船，繼續着走了四五天，平安地渡過了齊勃拉塔海峽，進入有名於大風浪的別斯開灣，一刻也不容放鬆的五天航程，使船上的船員都感到了疲勞，加之別斯開灣又起了大風浪，全船人員幾乎都陷於疲勞之途了。

深夜的交替時間來臨，甲板上工作的水手們都回到黑暗的船艙，他們便假酒來恢復整天的疲勞，於是假的廚役，穿了白衣，忙着為他們送酒，這批粗魯的水手們抱了瓶口，似飲水般狂喝。

沒多會，他們都似死人般泥醉在牀上了。其實假廚役曾在酒中下了魔藥，疲乏的人吃了，藥性便加速的發出來了。

廚役第二次走進水手們船艙中時，把前在酒排

間中遇見的水手名卡來的，手中握着的盒子打了開來。

「呀！」

他不覺呆住了，原來盒底正放着十五六枝紙卷鉛筆，這東西就是卡來在特脫奴酒店授給（R-124）的筆。

特羅希把盒中所有的信都抄下來，再把郵票下面的祕密符號記下，最後拿了一枝筆從水手們睡的暗艙內走出來。

首先他決定把所謂「老東西」的鉛筆底真相調查明白，他便潛行到無人注意的甲板梢頭，在昏黑的夜色中，凝視這枝奇怪的鉛筆。

五六年前這類筆曾流行一時的，可是到了現在，差不多已不再發現在市上了。這一枝鉛筆做得非常巧妙，和普通筆並無異處，外面塗了臘，自筆尖順序地將紙剝去，剝下來的紙帶約一分闊，裏面鉛芯露出來了，剝了半天的紙，可是還沒有把芯剝出，五分一寸的剝下去，芯還是很長的不斷。

這時特羅希心中感覺不安起來了。萬一手中的東西爆炸，那他的身體立刻可以粉碎。他雖已感到冒了大險站在生死關頭，可是他還是不斷地剝紙帶。把芯剝出了一寸五分時，手中有件東西掉在甲板上了。果然筆芯的全部被他剝下來了。在黑暗中細細地觀察，見筆芯的一頭有一小穴，有異樣的臭氣自穴中發出。這味兒正似放爆竹時的火藥味。

這時間艙頭上似被涼水灌了來，他不再有勇氣握這個危險品了。於是向黑暗的海上擲去。

三分——四分鐘過去了，海面上捲起了白沫，

離船四五丈遠的海面突然豎起了光圓的水柱。

「到底是這個東西呀！畜生。」得意的微笑浮在他的唇際。

襲擊L本部

特羅希根據了祕密符號的方法，探得了五六封信中的祕密，同時特羅希間諜也獲得不少的新智識，德意志間諜網密佈全歐的計劃，使這間諜看了不得不戰慄。祕密文中所指的L本部，即倫敦的德國間諜本部，在交戰中的敵國的帝都內，竟敢設置間諜本部，可謂膽大極頂了。L本部與在瑞士的芝立希市所設的Z本部，互相呼應，且支配全歐的間諜網。

特羅希間諜遂計劃怎樣突破這機關了。

克立斯卿號溯泰晤士河而行，回到了倫敦埠頭。間諜遂注意怪船員卡來的行蹤。

某夜十時，走過在倫敦東部後街的建築物中，出現了化裝後的特羅希，他不敢怠慢地緊追着卡來。

於是L本部的所在地被他發現了，他和巡迴的警察通了聲氣，由警察署開來了數十名應援部隊。把L本部遠遠圍住。

待倫敦的居民被鎗聲驚醒時，這間機關早已突破了。當初敵人本想把該間諜總部轟炸掉，以滅痕跡的。可是這計劃一半失敗了。並且炸死或傷了很多的敵人，那怪船員即為犧牲者之一。

不久特羅希間諜又由倫敦出發回到了馬賽。



德國女兒王安娜會見記

蘇虹

金頭髮，長臉；眼睛大，高鼻子，身材高大，走路有魄力，健康而敏感，多血質和神經質所渾和的一個年青德國女子王安娜女士。

她是加拉斯大學哲學博士，普魯士國家祕密文庫科學整理委員之一。貧寒人家出身，父親是個農民（自耕農），歐戰時在（她只五歲）軍隊中殞了命，母親靠着國家每月的撫恤費（至今還照樣供給）維持她和哥哥的生活。（她哥哥是鐵路工程師。）一家事務統由母親一人操勞，因此很少顧及他們，從小使她養成了獨立性格，而現在，她是個中國資產階級的媳婦了。她的公公是陝西的地主，楊虎臣將軍的好朋友，楊將軍的祕書，就是她的丈夫。當她丈夫在德國留學時就認識了她，三年前，把她帶到中國的北方，所以她現在能講流利的北方話，比中國江浙人說的北方話好得多，現在她還在學中國文。她講話率直，有判斷力，無猶豫態度。

筆者第一次與她會見是在一個演講會上。好幾位專家演講，她是其中之一。當先，聽得有德國女演講，很熱心地去聽講，並約了幾位同伴一道去。大家抱着絕大希望，以為能够得點知識。而筆者還預先有了一番幻想：「上講台來，她是四五十歲壯健的學者態度。講述有層次分段落，講婦女問題

，一定從原始婦女生活講起一直講到現在的婦女狀況，並詳述德國目前希特勒統治下的婦女實情。又給中國婦女以切實的指導。」那裏曉得她使我們很失望，她笑嘻嘻地，只是說：

「我雖然是德國人，但是我不喜歡德國現在的政治。我們女子是被趕回到廚房去的，不像蘇聯的女子那樣解放。在中國，我看到北方的婦女很落後，苦；她們還拖着髮髻，小腳，一天到晚地勞動，但到上海來，所見的婦女們就不同了，自由得多，在商店，酒肆間，以致銀行其他機關中都有女子的職位。又有不少的女子能跑出家裏來參加救亡工作。我覺得中國小孩很幸福，有老媽子帶着，無論上公園，進學校。像我們德國就不同。當我小的時候，那有人管？五歲，就自己上學，搭電車，上下都是自己。並且，我母親出門去的時候，常常把我們鎖在屋子裏。當我們醒來時，不見媽媽，獨個兒在裏面哭。」最後，她的結論是：「我希望你們不要像德國婦女一樣，要能够做到像蘇聯婦女的自由。」笑着（一種快樂的笑），下講台了。在她，這番的演講，好似洗滌一條小手絹那樣輕便。她並不擺出什麼派頭，很隨便的，穿着一件短皮上衣，如飛行員穿着那樣的。短裙子，因下雨，脚上是半高跟橡皮

套鞋。初到會場時，人們忘記了招待她，一人坐在矮凳上，好似急着需要快點做完這椿事（演講），可以接着做第二椿。

雖然使我們失望，但筆者以為一個人的知識，不一定統統表現在某一項演講上，也許她不願意說述在當時聽衆的面前，也許她對於演講本沒有多大經驗，所以筆者設法與她作第二次的會晤。

一幢小小的二層西式房屋，天井中種着幾盆花，客廳上，擺設很簡單，不能算講究，這就是安女士的小家庭。她與丈夫一道住着，另有一個三歲的小孩。兩個用人，一個帶小孩，一個專管理家務。看來用途很經濟。在這裏我要特別指出的，她的手，一看就可以知道因操作而成為老結露骨的形態，許多家事恐怕還得自己動手。

一隻小圓桌，一碟小餅干，茶，我們圍坐着，她的丈夫起先也陪着，後來因事出去了。筆者先問她德國的黨派情形。她說：

「在德國，無論那一個社會集團組織，只有一個組織，就是法西斯蒂組織。無論那一個會議，只有一個會議，就是法西斯蒂會議。但是在一個組織下，裏面的分子，有社會黨，共產黨，工黨……等的祕密組織，但他們要祕密活動，是很需要技術的；因為法西斯的組織很嚴密，隨時在監視黨的行動。只要一察出那一個法西斯黨員有規外行動，馬上處死刑。雖然有祕密組織，也很難發展。一般青年學生多數還是傾向於法西斯蒂的，因為德國自從歐戰以後，為凡爾賽和約的束縛，而使人民感到經濟上及其他方面種種的痛苦，要解脫這種痛苦，以為

法西斯蒂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工人方面傾向於法西斯蒂的却很少。

「婦女狀況，也是一樣；一切婦女，都在法西斯黨的領導下。她們所訓練的，是怎麼燒飯，怎麼做衣服，怎麼管理孩子，怎麼照顧丈夫。另外組織了農村服務團，一共有一百（大約，記不清楚——筆者）多個，每團約十幾個婦女，指定到一個鄉村去幫助農婦勞作，看管孩子，或是收稻打穀等事。生活費由國家負擔，不寬裕，只是經濟的吃穿。無論那一個階級裏面的婦女都是一起去，且組織在一個團體裏，一起勞作，一起生活。在這點上，我覺得倒很好，我也參加過。雖然有各階級的人在一起，但一點衝突都沒有，好好地做事。」

講到一般的家庭狀況，她說：「那是與中國人不同的。生活上，德國很少與中國這樣窮困的人家，普通人家，就是工人的家庭中，也還擺設得整齊清潔的，至少肚子能够吃飽。中下層的家庭婦女都自己操勞，不雇用人，就是上層階級家庭，也很少用人，不像中國人那樣四五個，什麼都要使喚人，自己懶着一點不動。其實家事，我們竟可以很簡單地自己做，比方燒飯，中國人，一餐要一大桌，五六碗，有的十多碗，其實一隻菜，已經可以，如我，從前和我先生（指她丈夫——筆者）兩人在西安，我們不用人，自己燒飯，因為外邊包飯不能吃。一個鐘點，燒好吃好，統統在內。養小孩子也是一樣，只要把他放在床上自己玩，爬，大人儘可以做事，那裏像中國人把小孩子一天到晚抱在手裏，一方面浪費時間，一方面反而不好，使他不能運動。」

再講到目前中國抗戰中的婦女工作情形，她散亂地說：「很奇怪，照史沫特萊來信說，那邊看護很少，傷兵從前線運到後方，只有一個臨時訓練起來的女子在那邊招待，沒有正式看護。」筆者想到，在上海，很多婦女，受了訓練，苦於無處服務。在那邊，當然婦女不會缺少，「什麼緣故呢？」我要知道她有什麼意思。她回答：「不知道！」她思索了一會，繼續說：「史沫特萊告訴我，她在西北做事很困難，一般婦女們與她不大合得來，只有丁玲可以，如毛澤東，朱德等的太太，雖然沒衝突，但總有點隔膜似的。有一次史沫特萊請客，毛澤東朱德等和他們的太太們一道，但，他們的太太却不

到，她們以為一個女人請男人吃東西有點不習慣似的。」後來我對她說，「這是難得的，她們素來住在鄉村裏，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例，許多的習慣當然同一個西洋派的女子不相合，但日子久了，多與她們接近，多談話，使她們看慣了，自然而然會投洽的。丁玲，自然不同，她是都市生活過了多年的女子，且是一個作家，對於人生有了相當的體驗。」提到某女作家，她是戰地服務團的團長。安娜說：「呵！那個人我不喜歡，從前她在德國時，好多朋友告訴我，她很會利用人，要的時候把人家拉來，不要的時候，就忘記了他們，她自己在文章裏寫得那樣地在德國如何如何鬥爭，其實，實在幹的不是她，她是好出鋒頭。她外界的關係很複雜，什麼朋友都交。我初次去見宋慶齡，她不接見，後來我問她：『為什麼不接見我？』宋慶齡回答：『因為聽見你與某某認識，而某某是關係很複雜的。』」

最後，她大讚美何香濤老太太：「呵！這個老太太好！人家待她不好，她曉得，但她不會待人不好。」

一次，她在進晚餐，獨個子坐在爐邊，（那時她丈夫已離開上海）靜靜地嚼着，她的食品是幾片麵包，一點牛油，和一杯開水。筆者問她，是否喜歡吃中菜。她說：「不一定，西菜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中菜也有好吃的和不好吃的。」接着談到中國抗戰的諸問題，她的意見：

「當然，我們希望中國能够勝利。現在我們暫且不談，總之，只要中國能堅持抗戰，就是好現象。你看中國人素來是保守的，多少人，他們的一生，就是活到一百歲，也依舊是住在原來那地方，不變動一下，對於外界的事情，他們永遠不曉得，他們也永遠不想去求曉得；但是這次抗戰爆發以後，就不同了，江浙人搬到四川湖南，北方人搬到南方，互相調動，互相對流，必然的，中國文化會進步起來。各人的缺點，在不斷的運動中，也會看得見自己。××要勝利也是困難的事，他們在西北，許多陸地上，難以進兵，單是運輸軍器就不容易。說到排外，無論如何，在目前，中國要是沒有英美等他們就失掉不少幫助，如上海，戰爭一爆發，一般人都逃到租界上住，誰都不願意說：『打倒英美等帝國主義。』德國呢，雖然他與××站在同一陣線上，但他有利益於中國，說是完全會幫助中國，現在還談不到。」

樓上孩子在哭，她關切地傾聽着，就寫到這裏，讓讀者自己去認識她。

新舊時代

閉采路

有一次，一個禮拜天的早上，我和幾個孩子爬到那條城牆上去遊戲。深紅色的太陽從遠得煙似的地平線上昇起來，照着廣闊的黃色的郊外。這是我第一次認清了城牆和城牆以外的景色，和我從來不曾知道的這樣可怕的事。

城牆外邊有着一大片廣漠無邊的黃土地，靠着牆腳有一排被人力挖成的抗壕，坑壕旁邊有許多被泥土混掩了的殷紅的血斑。

我不知那是什麼，看了那些血印子，我的感覺上只覺着有些嚴肅和清冷的意味，我想着那大概是狗打了架和宰牛羊的痕跡。

「你看見過槍斃麼？」一個大點的孩子問我。她長着黃頭髮，黃臉，說起話來帶着幾分傻勁兒。

「什麼叫作槍斃？」我問她。「槍斃」這名詞對於我是新鮮的。

「就是把犯了死罪的人拉去槍斃，槍斃以後就死了。」她說。

「你見過麼？」我問她。

「我沒有見過，我聽見人家說的。」她說。

那紫色的血印子對於我本來有些神祕而可怕，聽見那孩子說是人的血，我更覺得可怕了。我當時覺得地下的紅印子已經不埋在沙土裏，已經從沙土

裏湧了出來，順着太陽的光輝伏在地下搖動，許多小的斑跡連成了一條長而大的人影子。

「什麼人才會挨槍斃？」我問她。

「強盜，搶了人東西的。」她彷彿懂得的很多。

太陽慢慢地昇起來，淡黃色的光映在無邊的廣場上，使人們感覺着寂寞和空虛，尋不出所去的道路。廣場裏遙遠地隱藏着幾個矮小的村屋，屋頂上冒出一些斷而不絕的紫煙。我有一種模糊的感覺，太陽是仁慈的，人在它的光輝的洗浴下，都有着堅強的求生的意志；但它也是殘酷的，在它的照耀下邊，會使人看見這許多被殺死了的人的血。

「偷了東西的強盜就要挨槍斃」，「槍斃」，

「血」，我永久記住了這樣的事。

x x x x x

自從我們重住在太原起，一年的生活過去了。

院子裏的冰雪堆起來又溶解下去，牽牛花的籐子從枯乾了的又重新爬上火磚砌成的花牆。

這是一個酷熱的夏天，院子裏的石頭和花壇上的泥土都乾枯得呈着白色。每件東西都發着急促的喘息，表示着它們壓抑的忿氣。

外祖母病了，發着高度的熱，聲音低得幾乎辨不清字句。母親叫我向學校裏請了一天假，守着

她。我這天從早上一直到下午，沒有離開她。我把煮好的藥端給她吃，看着她喘着急促的氣，替她擦着額上的汗珠。

晚飯還沒有開進來，突然間院子裏起了一陣嘈雜的喧嚷聲，嚷聲驚擾了外祖母，她喘息地發着驚慌。我開了方桌面前的小窗，怕聲音傳進屋裏，但是我已辨明了那喧嚷的熟悉的聲音，並且我聽清楚了那嚷出來話語：

「我父親的遺產那裏去了！」一個男人的嗓子。

「你父親沒有遺產。」母親說。

「你把遺產都專有了。你不分給我，你拿去養活你的母親。」男人的聲音。

「我拿了你父親的遺產，證據在那裏？」

「證據，你怕打官司麼？」那男人說。

「說那更可笑。別說父親沒有遺產，即使有

，你能告我麼？」母親說。

「我不能告你嗎？你是我的繼母！」

繼母也是母親！你大概喝醉了。……」

「你怕打人麼？」

「尋不着遺產就要打人，你準備打誰，你怕我

叫警察麼？我叫了警察，你叫他來搜查遺產的證據

！」（未完）



姊歸

獨幕劇

職業婦女俱樂部戲劇組合作

人物

健華（大小姐）

麗華（二小姐）

李媽（娘姨）

莉莉（麗華的女友）

嫂嫂

母親

隣居（少奶奶，太太數人）

胡小姐（隣人之一）

幕啟：鐘鳴——十一下

（麗華穿華麗的睡衣上）

李媽，（稍輕）李媽！（厲聲）

（在內）來了。

（李媽上）

二小姐。

叫了你半天了，你在幹什嗎？

二小姐，剛才來了一個我們鄉下的親戚。

又是什麼窮親戚！

是的，二小姐，我的表姑媽。

把報紙拿給我。

是，二小姐！（取報紙給她）

（隨便翻閱廣告）……

李 二小姐，真可憐！

麗 什麼呀！可憐不可憐的？

李 瞎，就是那個表姑媽，她家裏本來是很不錯的，就爲了這一次的打仗，正是去年現在這個

時候，她家裏的房子給××的炸彈燒了，一個

獨兒子炸得連屍骨也不會找到。她的丈夫，就

是我的表姑丈，也……

麗 （表示不耐煩）李媽，把那只靠墊拿給我。

李 （一面拿一面說）我那表丈姑爲了不願賣給×

×人做事情，就被他們捆起來，倒掛在樹上，

活活的餓死了，還有……

麗 （表示更厭煩）還有什麼？

李 還有她那七十歲的婆婆，眼看着自己的兒子，

這樣的慘死了，就發了瘋，要跟××拚命，給

他們狠心地踢了一腳，現在……

麗 別講了，噲哩噲哩的！

李 唉，可憐是真可憐極了！

麗 唔，真可憐。

李 二小姐，我想跟您商量……

麗 什麼？

李 求求您，做做好事，幫助她一點錢！

麗 錢？

李 二小姐，這也是做好事呀，二小姐救救我們窮

人，我們來世會變豬變狗報您的恩的！

麗 別再廢話，快去拿我的牛奶來。

李 是！二小姐，二小姐，您是不在乎的，一塊二

塊的救救落難的難民！

麗 哼，一塊兩塊的就救得了人麼？報上說十萬八

萬還解決不了這難民問題呢？

李 我只求二小姐一兩塊……

麗 李媽，你居心跟我搗蛋麼？噲哩噲哩的，一清

朝起就跟我噲噲不完，（站起來把報紙順手一

丟）

李 （惶恐地）是，二小姐。（又走回）二小姐，

光喝牛奶麼？要不要烤兩塊土司？

麗 （旋無線電）（隨口哼歌跳起舞來）李媽，（嘆

氣走）

（莉莉上）

李 啊，二小姐，陳小姐來了。

麗 呦，莉莉，今天你怎麼這樣早？（打一呵欠）

（李媽下）

莉莉 是呀！都是我那隻討厭的小松井一清早就瘋狗

似的亂叫，我睡得好好的，就讓牠吵醒了！

麗 本來末：誰讓你養這種東西，多麻煩，我就不

喜歡。還是養一個鬼哥倒有趣一點。

（李媽奉牛奶及一杯茶上）

麗 是的，真有趣極了！剛才你去過花園的時候你

看見我那兔子嗎？

李 二小姐。

麗 你又來煩什麼？

太太說，請你寫一封信。
寫什麼一封信？

說是大小姐跟大姑爺，很久沒有信來了，太太不放心，要你寫一封信給大小姐跟大姑爺。沒有功夫。

太太說，一定要你抽空……

又要你來囑咐了！

是，是，（下）

你大姐還在漢口麼？

唔，

你姐夫呢？

我不大清楚，大概也在漢口吧！

麗華，昨兒晚上什麼時候回來的，睡得很晚吧？

很晚了，回來快到戒嚴的時候了。回來了吃點點心，洗洗臉，睡下去的時候已經兩點多鐘了。（打一呵欠）

昨晚在那兒哪？

是喬其高興，一定要我同到百樂門去。

（笑）您總是喬其喬其的，喬其說上那兒就是那兒囉！

喂！您別有嘴說別人了，您自個兒呢？哎唷，一個電話比聖旨還靈呢！

瞧您……好了，好了，說正經話，今天下午我們一道去溜冰好不好？

我不去，去做臭蘿蔔嗎？

這什麼話，麗華，這樣吧！正經地您打電話，要喬其一起去。

（正想答應，忽一轉念）不，前天我冰場跌了一交，一套嶄新的溜冰裝弄髒了。

那末洗洗燙燙就好了。

我不，喬其說，那套溜冰裝雖然樣子時髦，可

是顏色嫌老了一點兒。

那末再去買呀！買了下午就可以去出風頭了。

唔，對了，那天我到鴻翔公司去定秋大衣，看見有一套，真是好看極了！樣子比您那一套還新鮮，顏色呢，又嫩又趣。麗華，您穿上身那真是再好沒有了！喬其一定會稱讚得您像仙人一樣的！

是嗎？那末下午你陪我去買呵！

（嫂嫂上）

呀，陳小姐，你早呀！

嫂嫂，你早！

今天預備上那兒去玩？

下午想去溜溜冰，嫂嫂您也去，好不好？

不，我弄不慣那一套，這是你們摩登小姐的玩意兒。

（笑）對啦，嫂嫂的玩意兒是……（做又麻雀的手勢）

嘛，陳小姐，你快別提了！這幾天的手氣不大好，真倒霉透了。像昨天，前四圈還順手的，後來爲了沈家二奶奶放錯了一張白板，恰巧是我的莊，一下子就敲了我二十多塊，這一牌就轉了風，下來一連八圈，一直沒有翻過來；總共輸了……（做手勢，表示數目）

嫂嫂真傻，有這些錢，還是吃玩玩的好。不能這樣說，各人有各人的嗜好，比如我們……唔，我要走了。

還早呢，談談再去。

你在這裏吃飯吧，下午我們一同先到鴻翔公司去，買了衣服，再到大陸……

不，我還要上華安美容院去弄頭髮，修指甲

那末你弄好了頭髮再來，好麼？

好吧，回頭見。

回頭見，（莉走，麗送下）

（李姪上）

少奶奶，隔壁楊家少奶奶，問你去不去，她們那邊是三缺一。

你告訴她，我吃過了午飯馬上就來！

是（下）

（母上）

（立）媽。

麗華呢？

送陳小姐出去了。

叫她寫一封信寫了沒有？

什麼信？我不知道。

唔，健華這孩子，好久沒有信來了，這幾天聽說××飛機天天炸武漢，我就心得很！

媽，你放心好了，大姑爺是軍官，軍官太太有什麼要緊呢？

唉，沒有信來，我總不放心。

也許她們那邊很忙，所以沒有功夫寫信了。說不定又會像上次一樣的來一個電報，報告您老人家，大姑爺又升了官，叫您老人家歡喜得幾天吃不下飯的。

喜什麼？

（笑）大女兒嫁當軍官的女婿，帶多少兵，還不喜歡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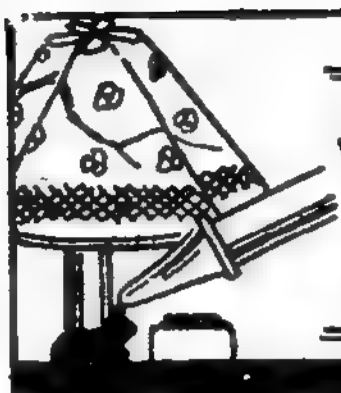
我就不稀罕健華嫁給帶兵的軍官，我寧願她嫁一個做生意的丈夫，您想這個年頭，帶了兵在前線打仗，多危險呀。您不知道，因為健華她們長長沒有信來，我做夢也掛念着她們呢！

嘆！

（麗華在裏面唱歌）

（下期續完）

創作選載



奮鬥在大時代中

童軍

一年來的蓉，確實較前瘦了。她以前的美麗，如今都成了死灰。灰敗的面色，在二十五支燈光的照耀下，越顯得慘白無光了。

在「八一三」淞戰未曾爆發之前，她是多麼天真，多麼活潑；自從淞戰爆發以後，無情的砲火，毀滅了她的家；同時，也造成了她生命史中最悲哀的一頁，哦！不，是最偉大的一頁，死了她的丈夫——非，自己又掙扎在生活線上。

敵人的暴虐和濫施轟炸，激起了我國熱血青年的憤懣底情緒。便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黃帝子孫，都負起了「匹夫有責」的任務，踏上抗戰的途徑，去參加各種救國的工作，甚至去前線作戰。蓉的丈夫也是其中的一個。

非眼看著敵機的暴虐，炸毀了他的家，把他夫妻倆逼入了收容所，苦痛和憤懣，交織着他倆整個的心靈。因此他日夜高喊「打死××鬼子」「打死××帝國主義」。由著這樣，使她苦痛的心田上，更蒙上了一重恐怖的迷霧，怕他要變成瘋子，只好強忍着悲痛的熱淚，去安慰她瘋狂似的丈夫。

一隻來去自由翱翔於太空間的小鳥，一旦被關在籠子裏，那末，牠一定會起來亂跳亂飛，奮鬥掙扎的；何況是一個受有軍訓的知識階級的青年？當

然非起來奮鬥掙扎不可。在一個細雨濛濛的夜裏，非突然失蹤了。蓉是急得日夜啼哭，茶不喝飯不思地奔走尋找。但是她，人地生疎，要在這擁有三百萬人口底上海去尋找他的丈夫，真似大海撈針。奔走了數日之後，那裏有他的一點蹤跡呵！

由著國軍的勝利，給予了正在焦急萬分的蓉一個喜信——她的丈夫由前線寄來了一封信。信內是這樣的寫着：

我真對不起你！爲了國家，爲了要改造我現實的環境，瞞着你出走了。但你是個受有中等教育的新女性，我想你定能體會着我內心的苦悶的。同時，也一定會同意我現在的工作的。我自那晚出走後，在路上即遇到了當日同時受訓的同志，他已入了第×師，我便向他陳述了我內心的痛苦。承他的同情，當晚便由他的介紹，見了他們的團長，加入了他們的隊伍，我於是便成了抗×軍隊中的一員了。哦！蓉！我這幾天真快活極了！蓉，您不要害怕，在這裏我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就在這裏！再會吧！敬祝 快樂！ 愚夫非上。

歪歪斜斜從百忙中寫的這一封信給予了蓉一些安慰。但可惜這安慰太短促了啊！在接信後的第五天，她又接到了一封信，而這信却不是她丈夫自己寫的，是非的同志寄來報告她：她的丈夫，在某日晚上，爲了國家，爲了正義和平，已完成了他的志願，光榮地死了！

蔚藍的晴空，倏忽間又湧起了滿天烏雲，心境

暫告平穩的蓉，突然地又給了她這樣一個晴天霹靂。現在，她是哭得死去活來，只想消極地自戕，隨她的丈夫於地下。

悲哀並不能永遠剝奪她的理智，她開始反省了：她覺得這樣的頹廢，這樣的消極地自戕，對於已死的他是無益的，尤其對於整個國家是有害的，於是她便鼓起了勇氣，走去懇求一位替難民看病的醫生，介紹她到傷兵醫院去服務。「哦！當睡獅飢餓了時，它也會怒吼的呵！」

誠懇的請求，並沒有給她失望，在一星期之後，她已在一個傷兵醫院裏服務，忙碌地替傷兵裏傷，換藥，寫信，讀報，分發飲食，使她那受有傷痕的心靈，得到了一些安慰。但「好事不常」，由著國軍的西撤，她所服務的傷兵醫院，也延續到今春的二月結束了。雖然因著她平時服務的勤懇，和她那境遇的悲慘，終於得到了院長的器重和同情，介紹了她一個小學教師的職務。但她像狗般地跳，貓樣的叫了一月，只拿到了拾元的酬報。雖說是生活簡單，可是在米珠薪桂，百物飛漲聲中，要單靠這區區的拾元去維持她的生活，是不會够的。蓉，爲了這樣，在星期日除了要參加各種另外的活動，還要忙著替那些小學生批改卷子以外，她是不能不在夜間忙中偷閒的寫些稿子，寄到各報館裏去，得些稿費來補助她的生活。

在目前社會裏，世態炎涼的氣氛，充滿着每個角落，欺壓着無錢無勢的人，幾已成普遍的現象。在這許多被壓迫的人羣中，正在遭逢着命運蹇蹇的蓉，當然也是不會例外的。這也許是她的容貌生得比較好看一些的關係吧，所以會引起那饒貓的垂涎。這所謂饒貓，就是她所服務學校的校長；而這所謂的校長，其實連初中也沒有畢業，靠了他父親的聲勢，和幾個臭錢，才辦下了這所小學。也就憑

著他校長的勢頭，用了種種下賤的語調，時時向她調笑，追求，使她那遍是鱗傷的心靈，重復遭遇到情刺愛劍的亂射。對於這幕追求的喜劇，蓉自然只有嚴峻地拒絕；爲了飯碗，却又不得不忍氣吞聲，婉言拒絕。

光陰像白駒地飛逝，暑假，在一般的教師和學生的期望中，這是看電影，下游泳池，進溜冰場，進跳舞廳的好機會，可以一天到晚的任意去玩了；可是給予了蓉的一個紀念，却是停職。這是很明顯

搬到那兒去？

履冰

一個長的暑假，像飛一般的過去了。學校裏又要開學。我又要計劃着辦法了。

大考完畢後，每個同學底臉上，都感覺到輕鬆的愉快。幾天緊張的考試完畢後，突然的一鬆，全身會有說不出的感覺的。隨快樂而起的是別離的情緒。因此，在校園的樹林裏，操場的一角，很多一對對攜手話別的小姐們，依依不捨的談着。談着那充滿着情感的別辭。月亮升起來了，夜飯的鐘聲已敲了，在一聲「再會」中各自歸去。宿舍裏也是亂七八糟的，各人整理行裝。半年來的寄宿生活，告了段落，又可回到慈母的懷抱去享受天倫之樂了。多麼的快樂呢！一個個現出了青春的活躍。

我和明兩個人，剛在歡送畢業會裏快樂的出來，眼睜睜看着她們各自歸去，真是又羨慕，又怨恨。羨慕她們的幸福，怨恨着自己不幸的遭遇。唉！我們想搬，搬到那裏去呢？愁煩掃盡了愉快。明的家雖很平安的存在着，但是要回去在路上很麻煩。一個年輕輕的女孩子，帶了行李在不平安的路上回去，有點不敢，況且她還想考大學。我呢，更

的，是那饞貓偷魚不成，老羞成怒的報復。但却使蓉又陷入了非常痛苦之中，甚至她有時竟軟弱得痛哭起來。

「只有不斷的鬥爭，才是在惡勢力下受鞭策的人羣的唯一出路。」在失業後的一星期中，她由着她表姐的介紹，又在一家模廠中做工了。但她確實較前瘦了，在二十五支燈光的照耀下，越顯得慘白無光了。

★ ★ ★ ★

不及她了。家？一個可愛的家，是在被稱爲長江第三門戶的著名的小縣裏，牠早已成爲別人的禁脔，而被佔領去了，而我的家也早已成了炮火下的犧牲品了！老父帶了兩個妹妹，逃到鄉下去了。我是沒了家的流浪者。所以說搬，搬到那裏去？連自己也答不出。送走了同屋的同學，我們兩人，只好垂頭喪氣的仍舊回到宿舍裏。一個放十二張鋪的假三層樓，本來是挺熱鬧，挺快樂的，現在呢，地上，桌上，床上，都散滿着碎紙，和殘破的襪子，牠們好似在表示着被主人遺棄了的悲哀。我倆不自由主的嘆了口氣，深深感覺着空虛，寂寞，和惆悵，無言地躺上了床。

第二天早晨，老媽子來收拾屋子，乘勢說出了一篇道理：「小姐，妳們幾時回去？住在學校裏到底不便，又沒膳食。本來一放學就不能再住了呢！電燈，自來水都要費的呀。」一個輕視而狡猾的笑臉隨了出來。我聽到這話真氣了個一佛出世，也不客氣的說：「我知道，走，我也會走，用不到你提醒。」她看我生了氣，也不再往下說，就噙咕着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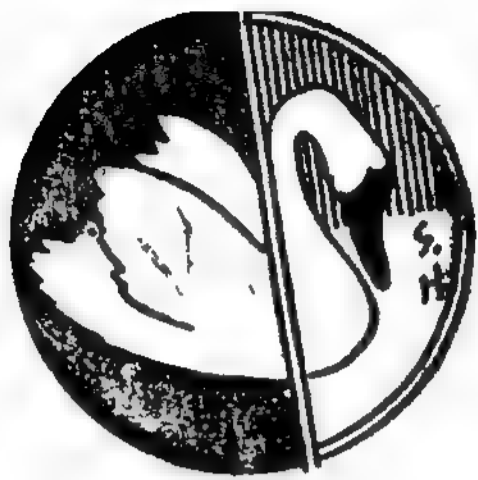
出去了。

在毫無辦法的一天清晨，碰到了校長，我不得不鼓足了勇氣，請求他允許我兩人住在這裏，再三的懇求着，他看我實在可憐，也就允許了。校長口裏的一句諾言，對我的力量是多麼大呀！輕輕地就搬去了我心上幾天來遮蓋着的陰翳，馬上奔上樓，告訴了明，兩個人都會心的笑了。

爲了節省經濟起見，不再包飯，打算每天買些東西吃。在平時可我是被養成了不吃攤上食物的習慣的，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也顧不得了，只要便宜，合算，不論什麼，買了回來，就算一餐。有時候，有十幾天吃不到飯。當走過人家或店家，正在吃飯的時候，一陣陣的菜香直透入鼻孔，不由得引起了口饞，真感到「過屠門而大嚼」的滋味。雖然物質上是非常的困苦，可是到享受了隨心所欲，毫無拘束的自由與愉快。我最覺到不便的還是洗澡。明是早養成了冷水浴的習慣，在先我也想學學她，就試着洗了幾次，可是沒幾天，就發燒生病了。從此就不敢再試。買水又不便當，只好到同學家，或稍爲認得的人家去洗洗，又不好老去麻煩。所以三四天不洗澡是平常的事。

這樣，不知不覺的也過了二個月了。昨天老媽子來說：「現在定床的挺多，也許就會把鋪蓋搬來，那末小姐們就不能再住了呢！」她老是嫌憎我們，真是可氣。我們本來也知道要搬了，經她一說，更是震驚了這不安的心。今天才起床，聽差來說，X先生請我們去一趟，這當然又是爲了床，只好硬了頭皮走去，X先生說：「妳們預備怎麼？新生要進來了，妳們是校友，自己去想辦法吧！」毫無異議的退出了教務處。

唉！搬，搬到那裏去？這個自己不會回答的問題，又浮上了我的腦子，像一個結挽在心頭。



紀兩個婦女聯歡會

亦嘯

(一) 互助會俱樂部聯歡會

西風吹去了炎夏的溽暑，白露帶來了新秋的清涼，真是所謂「天高氣爽」宜於會聚良朋好友於一堂，以聯情誼，以暢胸臆的季節！因此中華婦女互助會俱樂部，與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兩會的同人，就在這個時期，各自舉行了一次會員聯歡大會。

九月四日下午三點多鐘，無意間走到××大廈×號辦公室前。中華婦女互助會會長田淑君女士，胸前掛着大紅綬條的徽章，忙碌地在門口招待着客人。我這一個不速之客，於是也被招待了進去。

一間寬敞的屋子已擠滿了各階層的婦女，學生，職業婦女，家庭婦女，她們的年齡，服裝，與儀態，自然會分明地寫出她們的身分與地位。桌子長擺排成了一個凹字形狀。四周牆壁上貼着紅綠色的標語：「團結的力量最偉大。」今日歡聚在一堂，明朝掀起社會的巨浪。……都十分熱鬧而動人。

開會了，先由田女士報告。她操着一口清脆的國語，從容流利地說：「今天我們婦女互助會舉行第一次聯歡會。原定每月有一次聚餐會，最近經過幹事會決議，擬改為聯歡會；仍舊每月舉行一次。一方面使我們全體會員每月有一次見面的機會，藉以聯絡感情，同時請一位有學問的先生給我們講演，使我們又可得到許多新知識。」

「上次徵求會員運動，經由諸會員的努力，加入的人很踴躍。現在會員總數已有一百零六位。有許多新的會員對本會成立經過和工作情形，或許不大明瞭，下面我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自從去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上海婦女界有一共同的覺醒；

為適合時代需要，負擔婦女應有的責任起見，於是集合同人，組織中華婦女互助會，相互作知識技能上的交換和進修，經常聘請學術教師給我們指導。關於對外工作方面：「八一三」滬戰發動，我們就在這個時候辦過傷兵醫院，救護訓練班，難民收容所等，都是短期性質，業已先後結束。目前我們致力的工作，除經常作各種學術研究外，還借時輪小學校址辦了一所晚班婦女補習學校，教員完全盡義務，學生不收學費，祇繳三角錢講義費。最近學生人數已增加到二百四十四人。可見目前上海不識字的婦女，對於義務教育是怎樣迫切的需要。但是我們的力量有限，所以對於現狀並不感覺滿足。我們今後還要加倍的努力工作。假使經濟能力允許的話，我們要在各地添辦婦女補習學校，使得全上海沒有一個不識字的婦女，這是我們最低限度的希望！

「八一三」滬戰週年紀念獻金，我們俱樂部全體會員共捐了一百三十七元三角。數目雖然很小，但已經盡了我們獻金的微力了！

「本會組織除總務、研究、娛樂各股外，近因感於事實需要，添設交際股，聘請周文璣方瑜為正副股長。另外研究股添置編織組，聘請馮秋萍女士為導師。」

「今天我們特請魯迅先生夫人許廣平女士講演。許先生是中國婦女界先進，過去在艱困的環境中不斷的奮鬥，養成許多寶貴的經驗，我相信許先生一定會給我們不少進益的！」

田女士報告完畢，但是許廣平女士還沒有來。於是大家一致請求曾任杭州法院法官的周文璣女士講點關於女監獄裏的情形。這本是一個富於趣味性

的題目，而周女士以流利的口才，講來更是有聲有色。

「女監獄裏的趣事很多，我現在只好選講幾件。女囚所犯的罪，謀殺親夫佔着多數。這是封建社會中婦女不能自由提出離婚所造成的結果。一個女人，嫁了一個自己不愛的男人，一旦另有所歡，離婚絕對不許可，於是只好想法把自己的丈夫害死，然後才可以跟那個男人無阻礙地戀愛下去。」

「監牢裏是沒有剪子也沒有引針的；但是有一天，公家發給了她們被窩，後來少了一條，各處搜尋不着，那知被一個婦人偷去縫成了一件背心穿在她身上了。你猜，她怎樣能把被窩做成背心呢？她偷了一隻盛飯的洋鐵碗，把牠磨成了極薄的刀口，用被窩雙摺過來，割成一件背心的樣子，開一個領口，左右兩邊再繫上兩條布條一結，於是就當背心穿上了。你們說她聰明不聰明？能耐不能耐？」

她邊講邊做着手勢，一百幾十道目光都集中地注射着牠。每個人都聽得津津有味。

「還有一件奇怪事，」她掠了掠披散在頸上的頭髮又繼續往下說，「有一天，監裏的辦事人走進一個監房，踏上地板，聽得聲音孔孔，覺得有點奇怪，忙叫僕人把地板掀開。哦！不得了！原來地板下已插了一個五六尺深直通到窗外牆腳邊的地道！再差一點，她們就可以從這裏面逃到外面去了！她們用竹竿不惜工夫日夜逐漸掘掘，心力真用去不少；不幸中途被人發現，沒有能達到目的，真是有點可惜！」

她說完不久，恰好許女士來了。在熱烈的鼓掌聲中，她沒有坐下多久，便起立演講。演講的前半段是勉勵大眾節約獻金，後半段是敘述她幼年時代如何與封建家庭鬥爭的經過。願意知道許女士幼年歷史的姊妹，想來一定愛聽這一段演講，現在讓我來撮要紀錄在下面：

「我的家庭又守舊，又頑固。當我三歲的時候，父親有一天赴朋友人家的宴會，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在糊裏糊塗之中，便把我的終生，許配給了一個朋友的兒子。到第三天，對方真個把訂親的禮物送到我家裏，我父親才想起醉後的失言；但爲着維持面子，又不能追悔過來。母親抱怨他不該不同她商量一下，便把女兒許配人家，因此氣憤着不肯出去將禮物收下。你推我讓

誰也不管。直等到下午，一個用了多年的老媽子，走到外面堂屋裏把禮物接了下來。諸位想想，一個人的終身大事，就這樣隨隨便便，馬馬虎虎的算



定下了，豈不是一樁笑話？到我年齡漸長，智識漸開，別人每一跟我提起這事，我心裏又着急，又難過；有時想到自己前途的黯然無光，真恨不得死了

落個痛快。待後讀書漸多，知道「死」不是正當解決問題的法。唯一的前提，我自己得有獨立的能力；到我自己能自立謀生的時候，他們便怎樣也不能強逼我嫁到那家人家去。於是我辛勤刻苦的讀書，背着家裏人出去考學堂。到考取後，他們也就不能不讓我去。到最後，這婚姻的鬥爭，我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我認爲，與家庭鬥爭有兩點須注意：第一須有堅毅的耐性，第二不必起正面的衝突。天下父母沒有不愛子女的，祇需你自己一方面努力向上，一方面用各種方法開導父母，請求父母，你的目的一定能達到。」

接着是茶點與照相。直到六點鐘才散會。寂寞沈悶已久的上海婦女界，無疑的這盛大的集會是很難得可貴的，因此每一個人走出會所，都特別地興奮與快樂！

(二) 職婦俱樂部聯歡會

職婦俱樂部在上海婦女界中是一個頗有歷史的團體，牠擁有三百以上的會員。因此，那天開會時情況非常地熱鬧。

逸園的一間大廳上，沒有到下午六點鐘，就已經座無隙座了。因爲會員可以帶家屬或朋友一同去參加，所以坐在會場上的，不祇是青年或壯年的婦女；男人，小孩，老太太，各色人物都齊備。

穿白色製服的僕傭們，像花中的蛺蝶似的忙着把一碟碟的麵包向各桌子上分送。大家的飢腸也正需要一點食品來充填一下了；於是狼吞虎嚥地吃得格外的有味。

噹！噹！噹！一陣奇怪的未聽慣的鐘聲沸溢到會場上，抹了抹嘴上的油膩，回過頭來一看，原來×××女士在致開會辭了。她開始是報告着會務：

「這次大會，雖說已是第四屆，而實際上却是第二期新工作的開始，也就是開展俱樂部會務後，第一次的成績檢討。茲將總務股最近兩月來工作的經過情形報告於大眾：

陣容，擴大組織，非從事徵求會員不可，所以這二月來的中心工作，即爲徵求會員運動。由姚××女士爲總隊長，陳××女士爲書記，共分十大隊，每隊設一隊長，每隊長負責十人。預計徵滿隊員三百人。最近結束，雖未能如願以償，但在各會員不斷努力中，已徵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第一次的工作，給與了我們不少的經驗與勇氣。希望第二次徵求開始時繼續努力，當有更好的成績。

(二) 獻金及節約運動——漢口各處在「七七」發動獻金運動後，滬上人士也接踵而起。各團體羣相推動捐款。本俱樂部在「八一三」節共捐到八十八元八角九分正。又去年讀書組同人組織的節儉儲蓄，每月分存於女子銀行及西區墾業銀行。自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廿九日起至廿七年八月十九日止，兩處共計一百十四元八角三分正。以上兩種款項已負責匯寄。亦曾在報上披露。又俱樂部每日一分捐共計十三元正，已送文匯報披露。如欲來會查閱者可向總務股詢問。」

後來再說到此後工作的計畫。接着是會員表演遊藝，有京劇清唱，拉鋼鋸，滑稽跳舞，口琴獨奏等節目。滑稽跳舞確是名副其實，逗人笑得肚子痛。各人穿着奇形怪狀的服裝，戴着紙製的假面具。那種不調和的配合，自然會引起人的發笑。

最後是表演獨幕劇姊歸（劇本載本期本刊，所以劇情的大概，用不到再敘述）。雖則並沒有舞臺，而一切的佈置與陳設，也以限於環境而不得不因陋而就簡；但每一個演員都非常地努力而認真，特別是扮演大姐與女僕的那兩位，在敘述中國人民怎樣遭受苦難的時候，全場的觀衆沒有一個不屏息靜聽着，臉上現着緊張的表情，悲痛與憤怒填塞着各人的心胸。

最後，以獻金作收場，結果得了四十多塊錢。以那天到會的人數而論，這數目無疑是失敗的；這大概是由於事前缺少佈置的緣故吧？劇情的結尾，似乎也嫌鬆懈一點，沒有達到最高之點就算完了。但是，她們在業餘的時間，只有匆匆的兩三天的練習，能够有這樣的成績，已經是很難能而可貴了。



給妹妹的信(二)

——研究無線電話——

吳觀周

彬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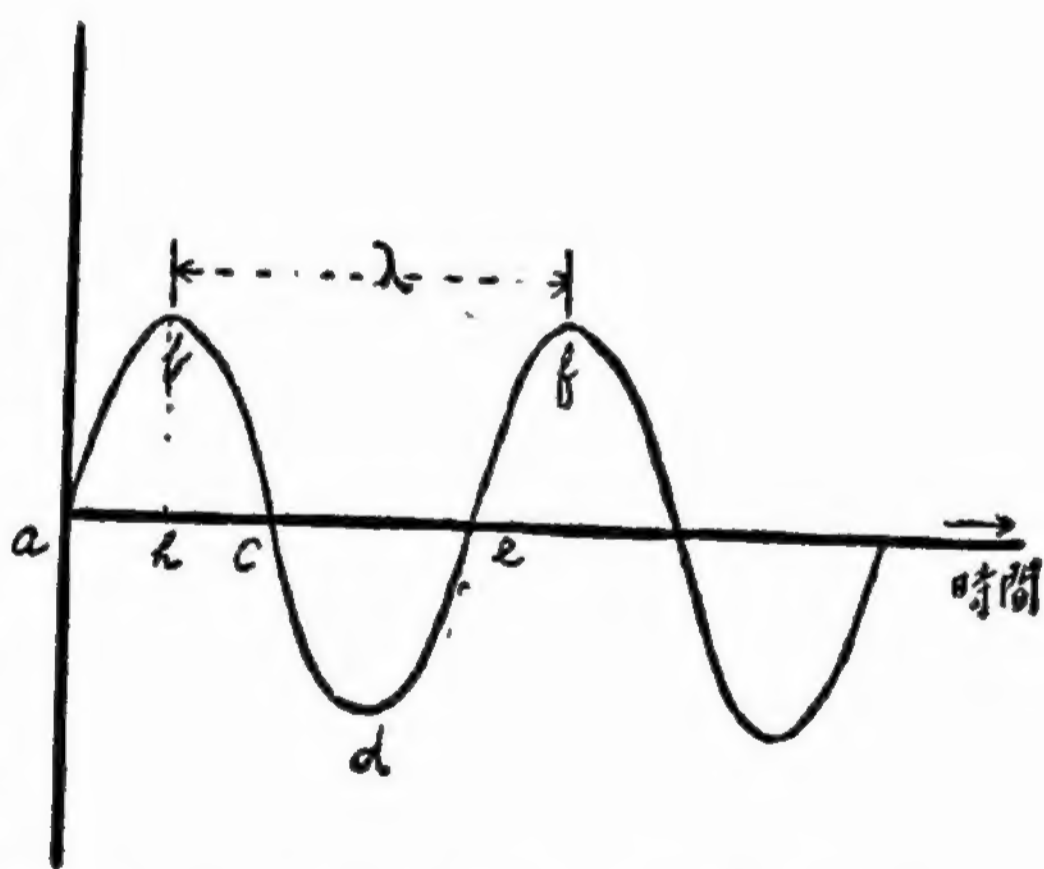
「物之其會，出乎意外。」這是山海經上對於「琥珀拾芥」的解釋。

前信我不是說到希臘人用絹摩擦琥珀，使琥珀帶電吸引塵埃這回事麼？這樣的現象，我們中國亦早發見，但述而不作的我國人，僅批上數字，將牠擱置一邊，不欲溯根窮源；知其「然」，不欲知其「所以然」。因此電學不昌於我國。有同樣的因，不結同樣的果，真令人有「橋生淮南爲橋，生淮北爲枳」之感了！

這幾句開場白，我的本意是：研究科學，要有科學家的精神，若以陶淵明先生的「常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來瀏覽我的信，那你會覺得不如談談風月的文章來得有趣的。上期的「編後記」裏，主編先生我文字淺顯明白，饒有趣味，這是「不虛之譽」，大概故意在讀者面前給我戴上了這頂高帽子，使我搖搖擺擺地像紹興戲裏的無常鬼，寫起稿來，不敢想到就寫，寫了就算了。不過科學有牠的客觀性，無線電話也包括在科學之內；我不能因爲你不願意聽一加一等於二，而說一加一等於三，這樣地來配你胃口，我就成了「指鹿爲馬」的趙高，於你無益有害。總之：在我這面，高帽已經戴上，只好努力來寫，務使你懂得；在你這面，請照主編先生說的「耐性看去」，拿出科學家的態度來，不要像我們前輩，對於琥珀拾芥這回事，馬馬虎虎的過去，庶不負本刊寶貴的篇幅。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上次講到播音台將電波（即電磁波簡稱）調幅後向外放射（調幅二字，前已說及，爲明顯計，再用比譬說明一下：電波好像開往外邊的車，語言音樂好像貨色，將貨色放在車裏，運往遠方，就叫作調幅。）其形如水波，又如一條繩子，一端繫在不動的柱上，他端握在手中，上下搖動時的情形。（圖四）牠各部份的名稱是：b到f的長，叫做波長

，就是電波的长度，常以「 λ 」這個記號來代表。b至h的高爲波幅。a、b、c、d、e一起一伏，（即上次說的來來回回）叫作週率，以「f」來代表。每秒鐘有多少一起一伏，就叫作有多少週率。六十週率的交流，即每秒起伏六十次。無線電波的週率有多至三千萬以上者，因計算不便，故用千爲單位，叫作千週率，通常寫作K.C.，譬如週率一萬，可以寫作一OK.C.；因十個K.C.就是一萬。



我們收音的時候，往往以無線電節目表來參考。在表上我們可以看見電台的名稱，牠的下面就寫着千週率，電力，（即電作

起功來的力，詳待下次談。）電話號碼及地址等。這週率各電台都不同。假如沒有區別，則收音機一開，各台聲音，紛至沓來，這邊打鼓，那邊敲鑼，熱鬧雖熱鬧，其如聽不清楚何！在製成的收音機上，裝有度盤及指針，假如你要收上海李樹德堂播音，那你就把指針開到九四一〇千週，或三一九·一公尺。（這個原理，下次詳說。）週率與波長，成反比例的關係，當二者不但研究無線者應懂得，就是用收音機者，也非知道不可。

電波這樣灣灣曲曲向四面放射，牠的速度同光波一樣，每秒鐘爲一八六〇〇〇英里，或三萬萬（ 3×10^8 ）公尺，普通用「V」來代表。不過波長與

光波不同，光波的波長，僅有千萬分之一公分，而無線電波，最長有二五〇〇〇公尺者。另外有一性質，亦與光波異，即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等，電波並不受阻；即鋼橋鐵塔等，如與發報台距離較遠，亦無妨礙。

談到速率，我們知道交通器具以飛機為最速，英人斯他因傳家斯所造最高記錄，為每小時六五五公里，比之電波，是大巫見小巫。就是一個勛斗十萬人千里的孫悟空，也望塵莫及了。且牠善於鑽營，無空不入。不過話雖如此，電波在室內究竟比室外微弱些。

波長(λ)週率(f)同波速(v)有一定的關係，其公式如下： $v = f \times \lambda$

就是說「電波的速度等於週率乘波長。」反之， $f = \frac{v}{\lambda}$ 及 $\lambda = \frac{v}{f}$ 。 v 是常數為 3×10^8 ，於是知道週率的數目，就可以求波長；知道波長的數目，就可以求週率。如李樹德堂週率為九四〇千週，即九四〇〇〇〇週，則波長

$$\lambda = \frac{3 \times 10^8}{940000} \text{ 即 } \lambda = 319.1 \text{ 公尺。}$$

妹妹，你是不大歡喜數學的，此地要用到粗淺的代數，也許會使你頭痛罷！但在家時我常常說起：數字在這世界上是最緊要最有用的東西，每天每人都離不了牠。例如銀錢出納，須牠來表示多少；舟車行駛，須牠來表示遠近；又如作戰，軍隊都編好號碼，以便指揮。起床看時鐘是五時四十分。這「五」「四十」是數字；臨睡寫日記是九月八號，這「九」「八」也是數字。數字的作用，不勝枚舉。牠能使事情正確化簡單化，所以研究數字的數學，請你特別重視牠。

電波佈滿空中，天線好像收音機的手，把牠捉進來。這件東西，頗為重要。(牠在播音台上更占重要地位，上面所說的電波，都經天線發射出去的。)你也許會有疑問，現在的收音機往往不用天線，尤其是交流收音機。(用交流電燃燈絲的叫交流收音機。用直流電如乾電池及蓄電池(下次詳說)等叫作直流電收音機。鄉間無交流電，故多用直流機；惟直流電太不經濟，所以有交流電的地方，也可以說有電燈的地方，直流收音機漸漸減少了。這是因為收音機擴大，真空管(即俗謂燈泡，詳待下次說。)加多。換言之，雖然收來的電波微少，因放大的級數增加，聲音也就嘹亮了。不過用

電太費，一隻五燈直流機，每天如多開聽的話，也許要一錢的代價。交流電收費便宜，所以不妨用四燈機五燈機。但是上海的二房東，頗有缺乏電的常識者。他們以為不響不變的雷燈，每月還要費他們幾塊錢；何況這個嘩啦啦的傢伙，一定替電力公司拉生意。所以三房客想用收音機，就是每月付一元或二元的電費，他們也有不願的。其實這是冤枉的。不響不變且又不像電燈燦爛輝煌出鋒頭的電熨斗及電爐，才是二房東的勁敵呢。關於此事，下期講到電力時，我預備替他們做一個義務會計師，看看「借方」「貸方」怎樣？

快點拉還回來罷！妹妹，我就是這個脾氣不好：有時終日不說話，但說起來的時候，像喇叭花的莖沿着牆壁蔓延開去，到後來會不知根之所在，這是拆本刊的爛污了。所以此次力改前非，像畫家寫畫，先在胸中描好了一個輪廓，此後將不越「雷池」一步。(怕是電池！一笑！)

天線既這樣重要，我們應當分項來說：

(一)天線的式樣 天線的式樣很多，最重要的有下列幾種：(a) T形天線，即架一根銅絲線於二支柱上，使成水平，另用一根銅線，鉗在天線中間，直垂下來引入屋內，叫作引入線。其形如英文的 T 字，故叫 T 形天線。(圖五)。(b) 倒 L 形天線，同 T 形一樣，不過引入線接在靠近某一支柱的一端，使成英文中倒 L 的樣子。(c) 垂直形天線，用一根木或竹支持一根線直垂下來，接入收音機。其他還有扇形，籠形，傘形，V 形等等，並不普遍，此地不說了。

(二)天線的根數及長度 天線普通為一根或二根。如果用二根，則互相平行(圖五)，其距離須三英尺以上。長度普通在六七十英尺及一百五十英尺之間。(接收短波則天線須短)如因地位不能架長天線，則可增加根數，以作補償。

(三)天線的架設及需用的材料 架設天線以愈高愈佳，用二根竹桿或木桿支持；如有現成的支持物，像鄰家高屋角及懸旗之木柱等，都可以用。不過要記着架在空曠之處，靠近鋼骨水門汀的建築及大森林的周圍，因為牠們雖然阻止電波，却能吸收一點。